



白洲集  
義

墓碣  
墓銘  
跋記  
序

墓表  
碑銘  
陰記  
謄本

卷八

2388  
6



和  
2388  
8-6



白洲集卷之十六



序

申同樞撥九十慶壽宴序未釋林時作

蓋聞海拍青龍產金光之神草天臨朱鳥摘玉躔之  
老星是皆祥風濯英經萬灰而益茂積氣成象闔千  
塵而采光雖以赤崖丹丘凡柯分剝餘之馥三階五  
野衆宿襲糠粃之輝猶且採而為餌則劉阮伐毛鍾  
而為人則方朔洗髓矧乎涸東溟靈藥之元液占南  
極壽曜之全精陶成地上之真仙作為天下之大老  
也哉伏惟申同樞大人閣下青箱世業白眉家聲雲

白州集卷之十一  
臺畫圖綿六葉而毓慶台閣文藻邁三朝而增榮矣  
盡沙場未回漢臣之節名傳江夏更表黃氏之問忠  
孝一門本支百世逮乎溟鵬擊水振英風於層霄昆  
虎超河潤仁澤於九里宣城舊迹百尺謝眺之樓峴  
山遺思一片羊公之石若其願精道鍵叶妙神樞玄  
襟海涵運金波於智府秀格山立懸玉壺於靈關野  
鶴離羣郭林宗之高蹈和風入座孔文舉之清談加  
以灑落胸懷溫和氣質霜清雪白超俗累之千尋水  
淨雲閑擺塵機之萬緒是用虛舟不繫曾無後志之  
勞神馬安馳遠邁從心之壽八百年之彭祖世固無

雙九十歲之濟南公又過二尚且韶華不減謝紫金  
之神丹行步如飛委青玉之靈杖決決麟脯張蒼之  
齒未搖細畫蠅頭沈鱗之書不輟探春綺陌誰道霧  
中之花載酒稽山時倚雪裡之棹由是香山勝會追  
白傅之清標洛陽羣賢仰韓公之宿德疏榮紫誥橫  
赤帶於西樞拜命彤墀軼青雲於北闕人非桓氏承  
養老之殊恩地異峒山行問道之盛禮蔚芳華於簡  
冊全福慶於門闌榮期之樂最多記士之恭益甚豈  
但函關紫氣乘老子之青牛衡岳丹書跨仙公之白  
鹿青城老叟徒舍不死之靈根白海真人謾帶長生

白州集卷之十一  
二

之秘訣而况石麟呈瑞降孝穆於殊姿玉燕騰祥誕  
道濟之異表丹山赤水龍鳳超揚翠竹碧梧鸞鵠停  
峙道已東矣楊時承正叔之傳學而臣之甘盤贊武  
丁之德升堂文學追子夏子游之賢奉檄怡愉備曾  
晷曾參之養乃於生春令節降岳初辰啟北海之華  
筵祝南山之寶筭青簾翠幕褰半空之風烟紫襦紅  
裙耀滿堂之雲日衣冠雜遝三槐九棘之榮鍾鼓鏗  
鏘五聲六律之樂千祥玉醴初含銀海之波萬朶冰  
桃尚帶瑤池之露杯盤窮八珍之美賓主盡一時之  
歡少焉夕陽在山暝色入戶輝煌燭影射月影而爭

光錯亂更籌混酒籌而俱滿分曹獻舞瓊林玉樹之  
孫按部呈歌白髮斑衣之子公乃神舒氣泰興洽情  
融厖眉帶醺岸紫綸而不整醉眼生纈憑烏几而欲  
眠已而金壘既傾錦茵將撤賈餘歡而促席玉斗初  
傾罷列仙而分衿銀河欲滅於是縹紅彩紙騁學上  
之新詞硬黃花牋染騷人之佳句布錦列繡無非揭  
德之文裂石穿雲盡是揚休之語爭誇玄圃之積玉  
競銜驪穴之得珠其無月露之高才乏雲霞之逸思  
延賓滕閣非子安之登筵賞雪梁園愧長卿之授簡  
然而凡人誦義猶詠屋上之烏過客欽風尚賦江中

之鶴則陸士衡撫掌而笑固所甘心蘇子瞻換骨之  
譏猶當奮臂恭為短引祇頌遐齡所冀秋髮還童春  
容益粹留千載之玉鳥復見安期撫百年之銅人重  
逢薊子三山換劫稱壽觴於萱堂四海揚塵接仙袂  
於蓬島重承志喜之命擬進獻賀之詩

送趙使君之白川序

見今世有號能詩者乎雖有之有果能得風雅正始  
之遺則者乎雖有之有果能工於詩若文若賦而無  
不得其體者乎無也苟有之亦千里一士人莫不改  
觀而艷說焉况復有工於詩若文若賦而并明於經

術者乎苟有之其所以見慕於當世而鼎呂乎王庭  
者顧何如也嗚呼世不復斯人耶以余所聞自水曹  
郎左遷白川縣監東渚趙公其人也觀其詩颯颯乎  
其正始之遺則乎麗者開明珠錦繡之肆眩耀於陽  
春大者雜蛟螭龍蛇之屬駕風雨雷霆霹靂橫馳而  
并驚焉開風雅已瘖之口發正聲倡先頽世今雖有  
未臻其奧業已濶其武矣其進進成就不可指筭而  
言計也觀其文若賦灑灑乎其庶幾乎闢秦漢之壇  
塲而樹赤幟者乎觀其講說經術其如客得歸抽源  
釋倪嚼齧啗腴不以人所能為能而獨能於人所不

能者真可謂古之所謂經術之士乎大凡人之於才  
鮮能全工於文翰者必矇於經術工於經術者必短  
於文翰苟非才之不逮即學之未盡也夫夫也才兼  
百體學駕一世少流之習文翰者既以公為師學經  
術者亦必曰趙公趙公公之才果能全矣非惟擅名  
於今抑且罕聞於古矣漢重經術談一經一書之士  
接武於公車金馬之間公之於漢其不在王臧孔臧  
之下乎唐以文章貴飾治道瀛洲十八士大率文翰  
之選公之於唐其翱翔蘇勗薛元宗之間哉雖然人  
固繫其逢不繫其才青雲之士既不可附而終年旅

宦不識五侯之門則華顛短褐陸沉郎署乃得一縣  
如斗大亦何恨公乎行矣哉顧余即最愛公者於其  
別宜有一言規箴而規箴之說已盡於關外之別叙  
公如不鄙吾言官齋柱笏之暇想或往來于懷也公  
如鄙吾言也今日言之明日便忘之吾何必瀆告而  
申言也公乎行矣哉聚散豈無期乎從楊津下金陵  
歷杏洲沿玉島而西曰汾江汾江即吾贅遊鄉也去  
白川水路不遠俟春深水開以一棹相邀於祖江之  
側吊桂陽去國之作而左手持盃右手拍舷相與枕  
藉乎舟中亦朝暮遇也

別關東伯尹仲素履之序

史稱三神山者在東海之中銀臺金闕望之如雲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上自秦漢之君下至燕齊之士莫不延頸東望庶幾至焉山海之秦皇石登州之蓬萊閣是已神山固天下之東也然其所謂東者皆吾所謂西也彼見日月之生乎是而吾見日月之落乎是也吾與彼所見者只一海而日月之生落異焉所處之地然也然則吾之所處乃天下之東之東哉彼既以吾之所西者為東則吾之所東者彼又以為何如哉吾之東有蒼然鬱然雄蟠碧海之上

削立青霄之外大小萬二千峯周回數三百里者名曰金剛登茲山西指登州山海之所東望者其所謂海者特一杯泓耳其所謂山者特盃中一蟻耳吾之所處既為天下之東之東則又東而遊茲山者其皆為天下之仙之仙哉余嘗奉使一遊茲山而王事有靡及之懷仙山無再至之緣至今有餘恨焉新方伯尹公仲素氏早年持節神骨不凡其於報政之暇必有濟勝之興曩吾之所未盡者今以吾子之行期之也雖然吾因吾子之行竊有所感焉彼山海登州之東望者古今幾人也如吾與子之東遊者古今亦幾

白洲集卷之十六  
六  
人也彼所謂銀臺金闕望之如雲者不過空濛之氣  
晃朗之色而今吾與子之東遊而又東望者亦不過  
空濛晃朗與山海登州之所望者同一氣色而已以  
此觀之神山又在於吾之所東之東人所不知之何  
地而天下之所謂東者何時可盡也東西同一妄境  
古今同一妄想遂書此為尹公別序

澗西金使君畫帖序

國朝以丹青家著名者前則司圃金公後則鶴林兄  
弟各擅山水翎毛之妙它畫手莫敢望焉鶴林有子  
曰澄畫法尤稱精絕蓋百年來三人而已司圃在時

固多揮洒年代既遠又經一一亦蹄片竿零  
落在人間者固不能十之一二一亦貴重非有平  
生之雅不敢以襪社相屬一故鶴林之畫人屏障者  
尤不一登流落江南宜以一至亦倦迫丁嘉陵山水  
之後抱繚素者一門塞巷不能一其面目間有得者  
亦非澄用意也余不解畫而愛畫自幼喜聚畫人  
或謂之癡癖一為一交一為余寫摩詰輞川之勝  
余朝夕卧遊一壺少游之愈疾至於司圃鶴林之遺  
跡則見於人者亦少况望為吾有乎一日公退謝客  
聞澗西金使君至欣然展對討論書畫使君謂余子



白雲集卷之六  
七  
以澄輞川畫為寶乎抑有寶於澄畫者乎余應曰無  
且畫豈有寶於此者使君微笑曰吾有三絕一澄也  
一司圃也一鶴林也問其所由得司圃嘗為人費畫  
機巧人欲賣於中華而反為使君得也澄有要於使  
君使君留澄幾浹月乃成一帖五日水十日石也隣  
縣有僮客貯鶴林絕筆水墨之妙澄亦所罕見者使  
君與澄用蕭氏取蘭亭真蹟計得之合之為三絕也  
余曰嗟呼此非徒三絕乃三奇也司圃名聞天下京  
邑大都之山載千金而求其畫者固踵相接也使君  
能不用一錢而得之一奇也澄方朝夕內府罕接外

人至填門塞巷而不能一見面使君能坐致於千  
里之外二奇也鶴林視司圃為近而貯畫者同稱其  
稀貴至其得意作雖其子亦所罕見使君能得之於  
意慮所不到之地此三奇也余有一絕而猶自多况  
使君之三絕乎况使君之三奇乎遂書此為澗西金  
使君畫帖序

輞川水墨圖襖屏序

跡者事之已然者也興者心之所適者也書者紀其  
興者也畫者形其跡者也然其所謂心之所適者或  
在於不覩不聞之中而事之已然者不出於居處行

白洲集卷之十六  
止之外故書興者或有虛有實而紀跡者必以實為  
貴非實則非真非真則非畫之本意也天啓丙寅秋  
姜玉兩 詔使渡海東來迎送供候之禮蓋盡一國  
之力矣臣僚執役之勞大小皆然而其夙夜奔走不  
敢須臾遑息者唯代言為尤甚勞者欲歌其事事過  
之後各有紀錄以無忘同時同事之勞乃古人車笠  
之遺意而凡所謂襪屏者之所以作也然則屏之所  
畫者必形其迎送奔走之狀然後方可謂已然之實  
跡而今吾襪屏之所以畫者或山川平遠之趣或松  
竹禽鳥之樂烟霞吐納之狀風月清閑之景皆山家

野居之所宜而非金闕銀臺居處行止之萬一彷彿  
者也將何以紀其實而傳諸久也噫饑者思食寒者  
思衣苦者思安忙者思閑乃入之情也今吾等待漏  
而趨見星而出口之所言者指揮應對之勞也手之  
所書者裁判分付之勞也而然其畫卧夜夢之所常  
往來者皆山家野居之閑則姑舍已然之跡而形其  
所適之興亦一道也合其跡與興而並論其事之顛  
末者不在書乎是為序

送趙司書 全素 北還序

趙春坊子玄從 鶴駕瀋中今年夏以端午問安至

京及秋將反 命凡與子玄交者皆以子玄病不堪  
道路為憂或有止其行者子玄獨奮曰吾已委七尺  
矣 世子何在敢言病乎余喜而勗之曰忠信之人  
神明佑之子之病必愈矣古之人有願為太子死者  
此非假外之辭秉彛之出於天性者自有所不能已  
者焉耳今君以少年高第華聞藹蔚侍講之選非子  
而誰然其玄晏一生之憂實同朝所共憐愍則必使  
之顛頓狼狽於異域之行者抑何故也噫此非子玄  
得意行也人之為子玄憂者不亦宜乎雖然以人臣  
願死之心荷神明忠信之佑人道至矣何有乎陰陽

之患也子毋憂焉吾因子之行有感於心者人之稱  
趙必曰邯鄲豈非邯鄲為趙之所都耶昔邯鄲廝卒  
有出奇計御王歸者古今異時偶不偶天也雖不敢  
以在於天者必期於子亦豈敢以子之心為下於廝  
卒也日月逝矣今又秋矣念沙漠之早寒想 鶴駕  
東望之懷人欲不死而生者何意也子玄行矣哉子  
玄勗之哉

谿谷集序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此言言之次於德  
也言者文也既有文且有德焉則於政事何有聖門

四科亦止此耳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功者政事  
之推所由言者雖殊其義與四科一也太上固無論  
言功之不能兼亦久矣以四海九州之大歷漢唐宋  
千百餘年猶不能多得其人則士之出於偏荒晚季  
獨超而上之兼古今人之所難兼者豈不充難乎哉  
故相國谿谷張公自齟齬已有盛名余少公八歲而  
得與公周旋幾四十年未嘗見一事不可儀者粹清  
而氣夷智圓而行方謙誦有德君子人也太上之立  
公或讓而不居舉一世求其近者舍公其誰也公之  
文本於六經始潛心濂洛關閩遺書晚乃大肆方於

先秦兩漢韓柳歐蘇諸子百家之說浸淫咀嚼道釋  
醫卜堪輿星曆稗乘剽史亦皆旁通多積而博發之  
醇深典厚蔚而有煒信乎經世之言至其有韻之文  
初不屑為獨喜為騷選二體俄而為大曆長慶為正  
為變為雅為諧可大則大可小則小沛然無不從心  
譬如禹鑿龍門百川歸海洋洋乎其大矣哉先府君  
嘗論近代人物必以第一歸於公曰通者無所不能  
之謂此一箇通字唯持國當之持國公字也噫此豈  
但為文章言也公早砥行立名世固許以經濟中年  
慶困未嘗一言及時事逮癸亥中興紀公勲業軒輊

白洲集卷之十一  
十一  
宇宙持衡秉政望如嶽斗公乃杜門謝事只以書籍自娛淡泊寒素同一學究功而不居益可以見公平生然則向所稱四科三立於公何有亡雖謂之盡有之可也盡有之者世果有兩哉斯文墜地天奪之速悲夫公之守制也余亦遭家禍扶服買山訪公於廬次公握手投血曰孰謂人間世再與君會語及丙丁事扣心嗚咽琅琅之音至今在耳余自謂知公心者獨余耳然世豈有不知公者遂書此為谿谷集序

駱東禊帖序

駱下有坊各禊非古也古嘗合而為一矣合

而離離而復合者屢矣而亂後多事未遑復古歲癸未秋三禊人齊言曰吾等同在一洞居同而禊異非義事也雖古未嘗合者猶可狷而同之况古所同者乎遂具狀而白于官合三坊而為一禊禊之負共五十餘人盛矣哉南阡北陌四時之樂皆在或杖屨相尋或壺酒相邀彼此無間上下同樂豈但春秋脩禊之會而已洛社真率之故事呂氏鄉約之遺意將復行於今日然則此禊之離合豈不有關於風教遂書此而序之

記

游南川石潭記

南陽海邑也地舄鹵無清川羨石遠則浦溆微茫近則堤隴縱橫而已泥淤滿地極目可厭以故前後至者未嘗有遊覽逍遙之樂余上任初問疆內名勝皆以無對意殊鬱鬱衙罷輒呼獵徒過前川凡幾十巡然亦未知川之有澄潭潭上有石可坐也戊辰三月自南村暮歸至川上時日已隱餘光翳翳細草如絲覆沙見之令人有青鞋破底之興遂下馬緣流十餘步有巖色白如卧獸狀高者可容一人下則雖鼎坐亦有餘境巖之下水渟綠不流幾廣二三丈余顧從

者曰此地亦有此地乎遂解衣欹卧仍促酒酒至將渡水余止之令酒人設壚於潭之北岸取一大盤為舟盤南北皆繫繩酒既温輒置杯於盤之上南北繩互引而杯灑灑無泛溢誠一好事潭上下列炬十餘條金柱倒影光彩射人亦快觀也杯往來數十回余既醉而夜亦將半遂以肩輿尋橋而返自是將接日至矣噫地之顯晦固有數柳州山水記言之詳矣子厚之搜奇剔幽皆杖屨之所不曾到近者亦莽蒼之外其不見知或宜矣茲潭之去官門只跬步出入之所常過起坐之所常望而前余者幾人幾年余來亦

一周歲而皆莫之知此為可異非子厚所得比也噫柳之四面皆山與水也其顯者既多則晦者之不暇搜別亦人情也今此地斥鹵泥淤可厭既如是而前後至者之思得一道遙游覽之所又如是勤且久而能藏奇溢勝於咫尺闌闌之間而不見知而終乃得於吾手於意慮所不到之地則此豈非尤可大異也

息休亭記

東陽申孝思以一把茅蔭數椽於原州之東川之上命其名曰息休作文以誌其勝曰亭之東有蒼然蔚然蟠百里而高峙者雒岳也迤而南奮而西走如龍

飛鳳舞者白雲也一山張兩翅南有東立如檣與立巖相對擁一村者鳳山之舟村也水出鵠原東洞與白雲西北水合而為一曼延於丹丘驛下屈曲於鄉校射堂之間繞邑治北注而入于大江者東川也川有橋鳳川橋也橋之西樹以桑柘垂楊與村家籬落相間而隱映官府咫尺而近而見其臺而不見其門亦闌闌山林也炊烟四起合而復散乍濃乍淡人之往來於其間若鷲擲而蜂課者石埭上村也亭雖小偃息有餘地矣貧不能以瓦為衣亦足以庇風雨矣內有堦宜於冬外有板床夏亦涼矣竹數莖在窓

外雖枯節不改矣菊數百根在籬下皆吾手自種葉  
可餐而英可泛矣或庭而散策或磯而垂釣或無枕  
而卧或不冠而行遇酒則清濁皆吾聖也遇碁則高  
下皆吾敵也得罪于朝四年於此矣姓名不落人齒  
吻一丘一壑得為吾有斯豈非 聖世之恩休也子  
知我盍為我記之余作而對曰子之亭誠勝子之志  
誠可樂子之狀其樂者誠典而約麗而則至矣奚待  
余言也抑余因子之休有感於心者嘗聞慕齋金先  
生退居驪黃之間亦自號息休其時事可知也慕齋  
既貴矣且已老矣人猶有惜其休者今公以法門詩

禮發軔正路直聲振於臺閣纔一鳴而遽絀於外年  
未強仕矣子之休何太早也賢固未宜忘世世亦安  
得忘賢其既貴且老者猶不可使之休則未貴未老  
者何法得休也噫休者之賢不休者之羞也雖然余  
獨幸子之休矣余年不甚老而病日益甚當休而不  
能休汨沒於簿領之間余豈嘗一日忘休哉原州非  
我故鄉所與遇無非生客駕言出游以馮我憂者唯  
子而已子不休吾誰與休

京營重修記

八道觀察使所住衙門通謂之營營者布政出治之



所也京營之以京為名者以道之為京畿而觀察之  
常住於京也營之設不於城內而必城外者以衙門  
之屬於外也京營之設其來蓋久丙子亂京外大小  
衙門多被燼而營為甚遂寄寓於都城內西北隅司  
天監之廢解取近於故營也觀察體面尊重每坐堂  
教諭書奉懸廳上印符分置案前節仗排於階下都  
事以下諸屬於幕僚者各以次行禮於楹內列邑守  
宰之回事至營者咸聽候於門外文移雲委牒訴填  
咽六吏齊讀於前觀察據案臨決左右酬應時節拜  
箋獻膳朔望率僚屬賀於庭禮容殷盛非小衙門

比豈借人籬底作寓公居止也去亂已六年曰力絀  
財竭未遑為修繕計苟度時日不復作營門體樣今  
觀察朴公魯直氏自銀臺之長出膺簡委於蕩殘之  
餘慨然以修舉廢墜為先務未半其化行政成余嘗  
戲謂公子之化行矣政成矣道民之化離失其所者  
皆已奠居矣民得其所而觀察獨未奠居耶公笑  
曰心構已成子少需焉同我落之余實泛聞不深信  
也居數月人報京營突兀輪奐視舊制益宏敞余驚  
喜而訝其太速俄有重林權督郵以觀察公之命來  
徵余以記重修之文余問材何出出於民乎曰否觀

白洲集卷之十六  
十六  
察自辦尾何出觀察自辦工匠役夫之手價口食皆  
觀察自辦余於是益信觀察公之才也營公解也非  
觀察私役使各邑各供需用於法不為非也公能推  
若保之仁一箇不取於民運無方之智成不日之功  
叩已竭之力致多前之盛又能不居其美而歸之下  
官使監董者得微 息數監董之得其人亦公之才  
也噫斯營最近輦轂觀察之一號一令朝發營夕騰  
於京居是任實難後之繼公觀察而坐此堂者亦使  
人稱之曰才曰仁而不曰民不莫厥居則幸矣觀察  
公名簾監董者重林權督郵躋是也

木川縣懸板重修記

朴侯宰木之三年既化行政成欲修舉廢墜延問邑  
中耆舊咸曰邑舊有張尚書詩軼於壬辰兵火 崇  
禎甲戌夏尚書之子相國新豐公從邑人之請追錄  
其詩而序其事將懸之官閣屬艱虞多事尚今未遑  
欠事也且此為邑中故實烏可泯而無傳朴侯慨然  
即命工灾板且要余一言之記余讀其詩與序流涕  
而歎曰昔漢初定天下獨魯不下及降無僇辱君人  
之度不當如是哉肅祖亦人傑也而當初業之初乃  
不忘舊忿不褒其義而反辱之與隆準公斬丁公者

白汝集卷之十一  
十七  
何相左乃爾將何以勸後世忠臣義士之心哉至今  
本之人忠厚多志行此可見其遺俗吁可尚也詩興  
序婉而直叙深得尚往勸來之旨有味乎言之也此  
豈騷人墨客尋常題詠者比也朴侯之汲汲於此亦  
可謂知所先也

遊楓嶽記

金剛為天下之名山 中朝人有願生東國親見茲  
山之語况生於東國者乎余嘗一見而猶欲更見况  
初不見者乎 崇禎庚辰四月十三日余因此巡携  
兩兒自金城從斷髮嶺入山趙使君則見自淮陽至

申防禦起甫自春川至是夜同宿長安寺十四日早  
起從十王百川洞訪靈源寺歷大小松蘿憇表訓到  
天逸臺日三竿矣坐正陽東樓望見萬二千峯歷歷  
在眼底忽聞笛聲從萬瀑洞來人報襄陽韓使君至  
矣南士重崔信叔亦隨之金督郵領人馬候祥雲界  
上仍踰岵而來云平生寤寐之地得與平生親舊邂逅  
迨於意慮之外誠已竒矣入夏來連有雨不雨則霧  
欲見廬山之面目孰無韓子之默禱也吾輩入山三  
日氛翳四散玉宇澄廓巖巒如拭草木可數淑氣和  
暢不翅蘭亭之風日僧言數十年來見游此山者多

矣游此山易有此日難此豈非尤可竒哉三太守各有所携酒肴須臾月上解衣散坐而飲余把盃而屬之座上曰山川有不盡之興而人事有不足之歎吾輩今日之游語筋力則不老不少而似近於老語節候則不早不晚而似近於晚語時勢則不安不危而似近於危斯非夕陽之近黃昏者乎雖然筋力過今日則益老矣節候過今日則益晚矣時勢過今日則益危矣筋力益老節候益晚時勢益危則雖欲作此遊得乎然則此遊不可無記請以俚唱先之

享官廳懸板記

國家自壬丁亂後學宮之制未復古至宣廟三十四年壬寅始建大成殿越五年而明倫堂成其後數十年間食堂正錄廳尊經閣養賢庫東西齋夾室次第修建而所謂享官廳故址至今鞠為荒草力詘未遑也每春秋釋奠享官寄宿儒生齋舍儒生無所容不免出舍于泮村誠有乖於精裡潔祀之義豈非斯文一欠事也今年夏館典籍鄭公麟卿偶出崇禮門外避雨入一村舍見坐板甚陳久而長廣牢厚與常板異命覆之乃弘治五年大學士洪公貴達所製享官廳記也字畫分明無漫缺者取視之蓋於成

白州集卷之十六  
十一  
廟壬子特進官成公倪筵中啓建此廳以為祭官清齋之所甚盛舉也嗚呼今之距弘治壬子百五十餘年學宮舊物如鍾鼎樽彝之屬刻鏤金石期之久遠者何限而到今無一遺者而惟此一片板刻初既幸脫於壁楣塵蠹之間不與瓦礫俱毀而落在闌闔中閱歷幾番兵火而又幸免樵爨灰燼之災終得復出於百五十年之後其出固已奇矣出而不為他人見而必為館官所親見斯又非尤可奇者哉 我朝右文之治成化弘治之間極矣內而國學外而鄉校鉅細規模無不備具禮樂絃誦聲明文物之盛洋溢乎

國中當時太平之象可想也不幸近年以來國運中否時事多難雖不暇專意文事而我 聖上以天縱之資加日躋之功崇儒重道作育興勸之方可謂前後一揆大亂纒定方將大闡文教此板之出於此時豈非天意之久有所待而先示之兆也鳩材蓄力不日經始斯廳間架制度當以此記為準姑懸之正錄廳壁上并紀其顛末使後之人見而知 祖宗朝庠序之教詳且謹如是而吾道之或替或隆皆有關於天數者亦如是云爾

跋

仇氏女俠圖跋

俠雖有時犯禁亦節行之亞耳男子尚難况女子以  
余所聞深井聶氏之女何遽不如畫中人哉仇氏之  
舍而不取何也然繪事精妙評隲簡適可喜也崇禎  
癸酉至日白洲李天章為東淮都尉書于史閣雪中

禊屏後跋

王右丞輞川庄為古今山居之最勝見於唐宋諸詩  
人歌詠者可知也世傳右丞有自畫其庄者天下寶  
之余未嘗一見常恨之丙寅春偶閱秦觀觀此圖愈  
疾事凡庄之園港岡灣地名亭號瞭然在目心以為

誠得一好手做此而成一屏簇抑何必無聲真蹟也  
居未久余有銀臺之命臺有禊會六屏分六官余得  
其一諸僚皆畫臺中迎 詔時同事同苦之狀此固  
修禊之本意而余獨請素質禊屏者意實在此也居  
未久李畫師澄自江南至心欣然庶幾得償夙願澄  
苦內役且為諸貴戚所爭外人得一值面有似阿閼  
之不再覩况敢望邀至而勞數日之役乎澄與余為  
翰墨素契知余癖於畫渠心未嘗不在於我一日用  
奇計以諷之澄在貴家後堂亦有靈犀點通之感故  
托疾請暇而出余適赴人召猝遇於路上恍若見天

上人遂輟赴携回澄笑曰吾出誠幸公遇我亦幸但  
主家疑吾久遊不還留我筆具奈赤指何余曰是無  
難即取新管未經濡染者去其上毛為細尖即真筆  
也澄曰好矣又令畫署諸畫師各供一新筆澄曰此  
尤好矣遂謝客鎖門為一日之飲澄曰興作矣可從  
事矣始展一幅方空雪白宛是吳松半江色也澄曰  
好質也當好為之顧公所欲者何畫山乎水乎羽乎  
毛乎丹青乎水墨乎惟公命焉余曰丹青吾所不樂  
以郭熙手狀摩詰居如何澄曰是好矣幼時一見模  
本於中朝人之征東來者典刑雖記而節目未詳余

乃出前少游所觀記其名號者以示之澄曰藍田一  
面盡在吾胸中矣一日成一幅二日成二幅合四日  
而四幅完絕世筆也空其二幅一以記事一以錄諸  
僚名將為後日觀記事者屏之首書是也僚名未及  
錄而丙子之禍作矣數百年家傳籤軸盡入羶燼屏  
畫之存亡不暇言也萬死之餘重還舊居分沙李相  
公使一蒼頭輦致一破屏曰偶於人家灰燼中得之  
見首書公作也知公所愛故還之嗚呼何成之難而  
失之易也存之幸而得之又幸也其幸而存者有時  
而復見也其已亡者何可得也澄嘗謂人平生精力

白洲集卷之五  
二十一  
都盡此四幅不但余朝夕卧游心融神會於竹里柳  
港之間如亡友鄭德餘諸人每至必展此展此必呼  
酒酒後必有作約以它日得遂尚平之願一丘一壑  
當用陳圖南華山故事按圖酬唱何遽不若當時裴  
迪輩也酣詠之樂依依如昨日事而轉眄之際條已  
灰劫蕭條人代之感豈止此一物也此物之既亡而  
復存余之既失而復得似有神助而其視趙侍御獲  
遇於二十年之後則此雖謂之朝暮遇可也遂書其  
顛末於將錄僚名而空之之幅  
世宗朝名臣墨蹟跋

於此一帖亦可見 世宗朝一時人材之盛也觀帖  
中序文與詩意似為別一邊鎮幕佐人作也以一邊  
鎮幕佐人能得一時諸名學士贈言稱詡如是則意  
其人必非庸武凡夫也帖中畫未知誰作而筆力道  
勁點綴精巧見者疑為安堅筆近之矣雖非堅筆而  
其工如是則一時工畫者之多亦可知也諸學士所  
作其赫赫著稱者固無論其它亦皆可觀此必造次  
揮洒非用意為者而皆後世文人墨客所不易及者  
洋洋乎美矣 祖宗朝右文作育之効如是哉五代  
祖延城府院君文康公以一年三壯元受 莊憲不



世之遇文章德望爲士林冠八法尤稱竒絕與成三  
問朴彭年河緯地李塏柳誠源諸人結爲道義之交  
至丙子革除五臣者俱不免而公以全羅巡察使出  
外不及難公聞五臣之死作有感詩一絕曰虞時二  
女竹秦日大夫松縱是哀榮異寧爲冷熱容遂懸之  
益山郡壁公之志亦可見矣時有人取其詩上變告  
光廟見而教曰詩人自詠松竹耳其勿問大聖人天  
地之量也非大聖人天地之量則公亦安得免也  
嗚呼死生禍福之際豈容人力哉至今數百載之下  
見其書而思其人思其人而悲其志至有流涕之者

况其爲子孫者之感耶壬辰兵亂之後先府君得此  
帖於慕堂洪大憲公家大憲公未知又得之何處也  
先府君嘗欲請題跋帖尾於諸執友中而未及就焉  
丁丑之變天地易位家傳文籍無一存者獨此帖得  
完於江都羶燼之餘亦幸矣今者東陽錦陽兩都尉  
臨問不肖於廬次見此帖而悲之各有題跋而去噫  
先府君欲請題跋者非東陽之先相國則必錦陽之  
先相公也孰謂先府君未竟之志至今日不肖之身  
始獲伸於先府君執友之諸子弟乎先府君每見此  
帖未嘗不掩卷悲咽不勝羹牆之慕今日不肖終天

罔極之痛見此帖當復如何而後世為吾子孫之見此帖者想今日不肖之心而感之者又當復如何也

墨蹟跋

右軍十七帖人家多有之板本雖差異大略則同此比吾家舊藏漫缺處頗多紙品與墨色皆不甚好然足為吉光片羽也富鄭公相業聞天下李長沙文名噪一時八法則皆無聞今於此軸中始見之富之濃贍李之婉媚皆可貴分宜以貧黷聞而筆力清勁口部非學士而小跋得體筆亦有法其餘某某書雖非名世者皆有吳興家風致益信中朝文獻之盛非夜

郎自大者所可跋及也丁丑亂後圖籍散盡得一赤蹄如獲拱璧吉州崔使君臨行遺此軸知我淫於書也我病且倦不復有臨池之興小兒輩皆有腕力不如乃翁漫浪無定格吾之愛此軸為此也莫謂老鼠搬生薑也

東醫寶鑑湯液篇小跋

陶隱居坐修本草仙期少淹道家誠恨之然讀爾雅不熟往往有召患者其切於日用可知不但為多識而已且服食非自道家來乎烏可一槩論也在用之如何耳此書本軒岐鞭嘗之遺旨而添以鄉閭所經

驗者比政化舊本加詳且要而於田居擯處者尤切  
焉吾家自有數件軼於兵亂今無一卷存者武城李  
使君士會與家兒為碩交念兒編配荒遠常以疾病  
醫藥為憂印送此三編亦古人綈袍戀戀之意也塞  
路餘二千里數三月無一往來顧何得以致之哉姑  
留此以待驛使之還者崇禎己卯午月書于雙阜之  
村舍

六臣帖跋

世宗朝文學之士彬彬盛矣哉世所稱八文章其一  
為先祖樛軒文康公其所著述既各有家集且多載

於國乘野史固已籍籍人口至其手書真蹟緣世代  
寢遠又屢經兵燹流落在人間者本數人得尺蹠斷  
韻譬如吉光片羽亦足以嘗齋知鼎况睹綴鳳之全  
裘咀聚鯖之具味其炫眼變色尤如何哉此帖初不  
知出於誰家而帖中人皆一時名彥八文章所作無  
一缺焉誠可貴也先祖文康公八法最稱精絕集賢  
諸公發願詩亦以公書為首而百年来家傳之寶只  
此一本耳丙子之亂幸完於江都灰燼之中視篆東  
來營務稍簡暇日出書簾以曬都事張君仲仁原牧  
鄭君維城見而竒愛之請摹刻以廣其傳仍使余記

其事遂再拜而書之後

御書日光山帖跋

右日光淨界彰孝道塲八大字我 聖上御筆也壬午春日本使至東萊言其國主為建先廟於日光山制甚宏麗願得 大國宸翰以誇耀域中邊臣具啓上嘉其奉先之孝慕義之誠議羣臣而許之乃用白色絹書此八字安 御寶以下以臣方待罪文衡先 命臣賦其事又命諸大臣以下九人和之此千載一時之盛事也 御筆至東萊日本使率其屬祇迎行禮拊躍擎奉以歸國家待遠人事體當如是矣

御筆之始降也臣謂政院曰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所共玩近侍之臣雖得寓目於出納之際外臣無一得睹者他國之所得以誇耀者我國臣子或得睹或不睹可乎盍摸而廣之哉居未久政院送此帖於臣曰子嘗與論斯事為子另具一本子宜有序記之文臣於是整冠盥手奉安於案上跪而仰展螭龍舞而鸞鳳翔也日星輝而雲漢章也摹本如此况真本乎昔宋仁宗賜其臣飛白御書館閣玉珪歐陽脩等皆有跋有序臣雖不敢自擬於古人而遭逢盛際獲有寶繪之藏感悅欣幸之意與身親受賜者何異謹再

拜稽首而書

東淮所藏上林畫軸小跋

上林固非食烟火人語讀之使人僊僊乎欲輕舉矣  
文衡山仇十洲亦非人間人歟何書畫之工乃尔士  
生天下聲明文物會昌之地得身睹羽旄車馬之盛  
山川樓觀之勝者彼獨何人哉落花之墜於地高下  
皆命也雖然坐一隅彈丸中值四海干戈之際榛苓  
之隔不啻兩塵今乃寓目縑素於平生寃夢所未得  
到之境斯亦非幸歟置之青玉案上朝夕興至輒一  
展對恍若親自周旋於尚書筆札之間其視片時化

城之游瞥然而覺芒然而思者何如也白洲居士李  
其病中書

鶴谷洪相家所藏東槎諸賢詩帖跋

萬曆辛丑冬顧崔兩詔使先聲至先府君以大宗伯  
方典文衡受賓接之命與從事官兩郭朴公東岳李  
公今領台鶴谷洪相公製述官金南窓車五山權石  
洲韓石峯及都司迎慰使芝峯李公義州迎慰使五  
峯李公次第西迓于灣時簡易崔公客箕京與有酬  
唱俱載東槎集中丙子亂領台之胤中書洪君得一  
帖於江都灰燼中乃簡易倩石峯筆合諸公和其韻

詩而書者丙子去辛丑幾四十年中間世事屢變簡  
易無子弟見存者不知此帖果久為簡易家有而又  
不知輾轉落於何人而失於何時也見者稱此石峯  
最得意筆石峯為簡易書諸公所作則其尤致力固  
也雖紙面少澀而字畫無缺中書君易粧而新其帖  
以相公命明漢和之兼紀其事噫當時儉接之行  
實斯文千載不再遘之盛會簡易以文章雄視一世  
適散居獨不得與於斯役誠人事之不能圓滿者簡  
易嘗有詩曰士羞不識龍灣路文欲相當鳳詔臣此  
可以見其志也幸其寓為皇華孔道往來文酒之歡

亦足以少慰周南留滯之恨其帖而藏之家意欲傳  
之悠久者畢竟失而復得於幾番兵火之後而又不  
為他人得而必得於中書君手使不肖輩皆得以寓  
目焉者似皆天為之也先府君同事諸公獨相公在  
耳今日拜相公之門忽然奉此帖而讀之不肖孤露  
之感當復如何謹再拜流涕而書之後

白洲集卷之十六

白洲集卷之十七

墓誌銘

碣銘

墓表

行狀

贈通善郎司憲府持平金公墓誌銘

蓋余讀子瑞狀而悲之曰惜矣假令子瑞而在其所  
成就何可量今子瑞已朽矣余雖銘子瑞墓何能使  
子瑞不朽也子瑞考金公悌男 宣廟壬寅夏由天  
曹郎進階輔國崇祿爵領敦寧府事封延興府院君  
用國舅貴也七年而 宣廟賓天又六年而癸丑之  
禍作府院君既不得考終子瑞兄弟三人皆下理不  
良死嗚呼此何時也否極必泰亂極必治天而既厭

亂矣 聖主中興 慈聖復位君臣父子之倫於是乎定旋賢滌冤與一國更始首命 贈府院君領議政子瑞司憲府持平祭如儀皆特典也始子瑞家橐葬子瑞於郭西門外野草十枯矣猶不敢易土乃今用彤家言卜新丘於高陽之大慈洞以其禮葬實子瑞高祖妣塋側也子瑞系出新羅國姓上世有以直言謫延安者仍籍于延有諱暹漢事高麗官國子博士四代而諱濤從牧隱李文靖學登 皇朝制科號羅當山人官至密直提學生諱自知開城府留後謚文靖生諱倅內資尹 贈貧成生諱友臣知中樞府

事 贈領議政生諱詮領議政謚忠貞忠貞有子安道 贈貧成是子瑞曾祖考也 贈貧成公生司正 謚於府院君為考 贈至議政府領議政府院君娶光山府夫人盧氏降子瑞於丙申六月十二日子瑞溫英端慎幼時儼若成人孝於親友於兄弟天性然也為文學不煩課督唔咿不輟以故雅馴特甚其為博士家業固不屑也而有發輒破鵠雖老師宿儒無不目攝之尤工於篆隸二書年十二書其先議政公羨門之石時以善楷稱習於金石書者固多見子瑞無不嘖嘖歎曰吾輩甲管退矣 宣廟嘗課子瑞詩



稱賞不已至賜書以獎人榮之歲庚戌子瑞與余為同榜進士時子瑞年十五余雖多子瑞一年俱少也相得驩甚其出入游嬉余必子瑞子瑞必余凡與子瑞游者宜莫如余知子瑞也子瑞雖長於綺紈乎平生不喜華靡與人言謙謙自下未嘗以才地加人蓋其人明而有守者也三木榜掠之下不為威虐所怵自念巢覆卵必無完作家書論身後事仍自引決即六月十五日也此絕神氣自若言語不少錯非有守而然乎子瑞配曰達城徐都尉景霄女也生一男弘錫子瑞歿時弘錫年纔一期既達城公以家難屏居

南山私第又余之家大人與府院君習故同見逮兩家俱惴惴畏約不敢發舒或余間從達城公飲達城公必出子瑞兒弘錫令拜仍泣相見曰金家一塊肉獨此耳天乎有知使此兒成立今弘錫頎然將勝冠矣此可以觀天道矣子瑞名珪子瑞字也銘曰  
有森然余眼者公之形耶有琅然余耳者公之聲耶有宛然余夢者公之靈耶有鬱然若芥若堂使人敬歎而不能去者公之瑩耶

贈左承旨韓公墓誌銘

誌曰公諱天賚字夢說上黨人統合三韓功臣太尉

三重大匡蘭後也曰穎曰尚休曰爽曰希愈曰光胤  
曰康曰謝竒曰渥曰公義曰脩曰尚敬曰惠代為聞  
人言行在國史高祖繼禧左貲成佐理功臣西平君  
文靖公曾祖士介永興府使祖胤昌禮曹叅判考克  
恭司圃別提別提娶縣監李守震女生公於嘉靖乙  
未自幼端慎不妄嬉笑纔舞象喪怙恃哭擗持服一  
於禮見者憐之既早孤無所依藉平生悒悒為孺子  
慕不近聲樂不服華靡見人壽父母輒悲咽不與會  
曰繫吾獨無遇終天日預齋潔手備奠具鷄鳴具服  
伏阼階以俟明為文麗藻屢捷解額戊午登小科刻

礪忍飢晝夜唔咿不輟病虛旭遂卒戊辰十月初八  
日也天性孝友游太學動遵法度諸生敬憚之有妹  
死無嗣夫家依國典還其僮與田公泣辭曰妹有靈  
必依夫家終不受其薦於親庶於財用如此配 贈  
淑夫人邊氏節度使明胤之女生知孝敬奉君子無  
違德既為未亡人不盥不櫛蔬菓不入口長男甫十  
歲幾死孝門黨咸勸膳夫人哭止之曰吾有所不忍  
四時製節衣焚於墓風雪哭仆于庭淚與雨交濕裾  
着地凍不開人勸之起則云亡人在空山獨無寒乎  
僅踰期亦卒年四十 朝廷嘉其行楔其門曰烈女

之間男長孝仲即幾死孝者在廢朝以代言斥妖僧  
性智獲罪人難之 上改王復擢為代言俄陞嘉善  
贈左承旨贈淑夫人皆以孝仲貴也次孝參次孝  
祥生負代言娶監察李彥亨女五男三女男必大必  
遠必厚必久必明女校理姜縝叅奉成夏昌博士宋  
行吉必大天必遠兵曹佐郎必厚必久必明皆業儒  
補上庠或仕姜有一女趙志孟必厚必久必明及成  
與宋皆有子有女幼孝參先娶郡守李克仁女生進  
士必達後娶僉知柳德容女生必立必茂必亨必起  
必建必迪孝祥娶監察宋復興女生三男必震必恒

必升噫振振盛矣銘曰

廣之南直壬之岡孝子烈女之藏孝子烈女而無位  
無年宜其後之昌

清州牧使 贈左承旨金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歲己卯冬余受觀察關東之 命歷原之所謂安昌

驛者延興懿懿公之墓在焉公之冢婦鄭夫人方守  
懿懿公配光山府盧夫人之喪挈二孤居墓下墻籬  
方潔樹木森整見其外已知其內也及聞問左言頌  
鄭夫人奉祭祀以誠御僮僕訓子弟以恩以義嘖嘖  
歎不已余心竊悲之夫人家所遭禍慘矣能持門戶

於震裂摧鑠之餘又能經紀家政使精神法度發現於外如此此丈夫之所難能而夫人能之夫人真賢夫人哉余之先府君與懿愍公為同年執友又夫人之二孤俱與余有通家莫逆之好余嘗欲一升堂稱壽屬吏事忽迫計未遂而夫人之計至余既作挽言以哀之又吊其二孤於廬次至再而余亦納節還矣今其孤天錫氏持夫人之狀扶服數三日程走京師泣而屬不佞曰非公莫可誌吾母墓嗚呼余何忍辭也按狀夫人草溪鄭氏高麗禮部尚書進賢館大提學謚弘文公追贈弘文廣學推誠贊化功臣開府儀

同三司守太尉門下侍中上柱國光儒侯倍櫟之後也八我朝代有名臣夫人之高祖諱允謙策靖國勲封清溪君 贈兵曹判書謚莊襄曾祖諱淑唐津縣監 贈左贊成草溪君祖諱宗榮以左贊成年至致仕還鄉世所稱八溪君者也考諱默中己卯司馬官至醴泉郡守妣淑夫人星州李氏星山府院君稷之後典籤愿之女也以萬曆乙亥四月壬午生夫人生而警敏和靜聰明穎悟為兒戲常陳禮器留心女史不學而解其旨聞人讀書輒能記誦通達古今事理十七而歸延安金氏為清州牧使 贈左承旨諱球

之夫人承旨即國舅輔國崇祿大夫領敦寧府事延  
興府院君 贈領議政謚懿愍公諱悌男之長子也  
兩家俱奕世大族延興家尤以肺腑鼎貴而夫人能  
動遵法式事夫子事舅姑一以禮罔愆而亦不敢自  
專得易地道無成之義承旨公喜施夫人必先意恪  
承以濟其窮不能衣食者歷登五邑絕不許外人交  
關亦絕巫覡祈祝衙府肅如也性不喜紛華閨儀儼  
若朝典尤兢兢義方之訓不專慈愛為也鑑識高朗  
是非邪正之辨卓焉有不可及者懿愍公常嘉之曰  
吾家所賴者鄭氏婦在耳癸丑禍孽臣搆亂既幽閉

慈殿逼殺永昌大君懿愍公亦不得考終承旨三昆  
季一妹夫皆下理而殞於非辜嗚呼此何時也永昌  
之始生也一門皆慶夫人與承旨公獨憂曰此門禍  
之胎至是其言果驗沉機遠見有絕於人者懿愍之  
禍極於泉壤而至其僇於外者則夫人用奇計易之  
承旨公始藁葬於夫人之外塋夫人見凶徒鍛鍊愈  
益急必欲竟酷於闔門存殺乃宣言曰未亡人朝夕  
就盡不及今返葬是永使為客魂也遂自外塋奉柩  
至高陽先麓以夜易葬而夷其上守他塚於旁哭祭  
如禮天錫年未滿十而理無得全夫人割愛而送於

山寺又宣言曰以病不救至舉哀斂棺而雖一家親屬亦無知者嗚呼豈不難哉彼趙客非男子人哉况夫人之所遭時視趙客時為何如哉既盧夫人椿棘於耽羅海中骨肉之脫於死者在孫而天錫在婦而夫人夫人內而手具奠需以奉懿愍公承旨公之喪外而密募人越海數千里問盧夫人起居兼供甘毳之具而人無憚其行而洩其事者嗚呼茲又不尤難哉雖天地鬼神有所默助而非夫人之至孝至誠有能大感動人者其何以得人死力如此也夫人寢不衾寒不禡每夜焚香叩地而叫天曰天乎還我老姑

慰我亡靈如是者十一年而 聖上撥亂反正 宗社再安 慈聖復位誅流姦賊滌滌寃誣懿愍與承旨公皆復官 贈爵 上遣禮官以安車迎盧夫人於海謫與夫人及天錫兄弟復會於京嗚呼此又何時也用吉日移窆懿愍公承旨公於原州新卜之兆即安昌驛也夫人自癸丑後恒素衣素食及盧夫人還始復常積隱沉痛奄奄若不保朝夕而奉盧夫人志物之養不少懈日夜躬侍湯藥及喪哀毀成病服闋未百日竟卒崇禎庚辰閏正月五日也二月九日葬于懿愍公墓左丙向之原二男三女男長即天錫

鴻山縣監次君錫栗峯察訪女長適正郎金光燦次  
縣監崔克良次士人李後淵天錫先娶執義李馨遠  
女無後繼娶尹埴女生三女皆幼君錫娶牧使沈澤  
女生三男一女皆幼金光燦生三男五女男曰壽增  
壽興壽恒女長適李挺岳次洪柱天次李重輝李挺  
岳生二男一女洪柱天生一男一女李重輝生一女  
崔克良生三男三女男曰應夢應望應昌女長適徐  
坦履餘並幼李後淵夫而無後取其兄後天之子挺  
岳子之即金光燦之婿也癸丑癸亥始末詳懿愍公  
神道碑及承旨公墓誌中今不贅云銘曰

嗟夫人生而為孝女長而為哲婦老而為賢母父母  
悅之舅姑敬之宗族仰之何行之烈也何德之全也  
何禍之偏也有屈則必有伸天之道然也

韓同知墓誌銘

公諱孝仲字某上黨人高麗統合三韓三重大匡太  
尉韓蘭之後代有聞人勲名爛焉傳十一代諱尚敬  
八 我朝封開國勲領議政又傳三代至諱士介  
贈兵曹叅判即公高祖也生諱胤昌禮曹叅判生諱  
克恭別提 贈左承旨生諱天賚生負 贈吏曹叅  
判公考也妣貞夫人原州邊氏兵使明胤之女嘉靖

白沙集卷之十七  
九  
已未生公自幼喜讀書不妄游十歲丁外憂毀不勝  
喪邊夫人泣而勸之肉不從邊夫人亦日一溢米過  
戚逾期卒公連喪怙恃日夜不輟哭諸長者聞而嘉  
之折輩行以交庚寅中司馬庚子補召村察訪馬政  
大舉乙巳擢文科時成牛溪先生被誣公弟孝祥陳  
疏請伸坐是分館校書人多致唁公無愠色丁未以  
成歡察訪例遷典籍移刑曹佐郎兼記事官戊申兵  
曹佐郎己酉出補海美冬病還庚戌陞刑曹正郎辛  
亥自禮曹正郎移拜兵曹逆臣爾瞻秉銓要與相見  
公終不應即出拜安岳郡守務祛積弊三年病還民

思之癸丑拜工曹正郎記注官出為寧海府使陞洪  
州牧使未赴以寧海時事坐罷乙卯爾瞻等方倡廢  
母后之論公慨然不欲在朝自典籍出為西原縣監  
治以誠信道有劇賊來聚縣地督將吏捕誅褒加通  
政及李愔為方伯素不相愜即托病歸見時事日非  
寓居驪江辛酉拜分司承旨痛倫紀數絕言多觸諱  
人危之壬戌移授同副承旨一日退朝見術僧性智  
於闕中咄咄還家廢食不寐待朝抗疏極陳土木營  
建弊性智及妖巫福同出入宮中狀光海震怒下嚴  
旨並推政院諸僚皆待罪兩司論以削黜光海以言



者猶不深罪及癸亥 反正銓官以公有直聲擬諫  
長後爲年少所沮拜工曹叅議未久復授同副臺吏  
相賀曰直言承旨又來矣甲子扈 駕加嘉善階仍  
陞左承旨夏適授同樞兼副總管丁卯賊至 駕幸  
江都公病方劇扶舁扈行還京日益危篤竟以戊辰  
二月十六日卒于第享年七十 上遣使吊祭五月  
十一日葬于驪州興谷村卯向原配貞夫人李氏  
國姓監察彥亨之女生於嘉靖丁巳事公五十餘年  
和順莊重有婦德公歿率諸孤竭誠奉祀事服闋四  
子迭為州郡極志物之養胤子必遠以叅判爲養出

守開城府仲季或以近邑宰或以臺侍往來省歡一  
時艷稱後公十七年甲申二月卒于府第享年八十  
八三月權葬驪州翌年二月附于公墓生五男三女  
男長必大早歿次必遠即叅判也次必厚必久皆中  
司馬曾經郡守次必明官至持平女長適校理姜縝  
次縣監成夏昌都事宋行吉必大娶申澮女生一女  
適尹攸無后叅判先娶 贈領議政崔起南女無后  
後娶縣監李申祿女生男女男某女適進士李端夏  
前取必厚子如斗子之遂以爲長必厚前娶府院君  
李守一女生如海生負次即如斗後娶進士黃浹女

必久初娶主簿朴希一女生一男如泰後娶叅判權  
泰一女生一男一女幼必明初娶 贈叅判閔護女  
生一女適趙宗勉後娶縣監李鳳龍女生一男一女  
男某女適進士尹博姜生一女適趙志孟成生四男  
楚寶進士楚客獻納楚尹楚逸生負二女適士人金  
澹李有偵宋生二男二女長相琦次某女適士人洪  
某次幼公孝友出天以早喪父母為終身之痛畜二  
弟一妹于家婚媾皆以時常泣言吾等何辜于天輒  
獨至此既年少不得廬墓無以致哀乃結幕墓下兄  
弟皆守三年祭需必豐潔每痛兩弟先亡言及輒下

淚視諸姪如己子待人不設畦畛鄉族貧交有所求  
應之必滿其意乃已屢典大邑家益貧既沒賴親舊  
斂葬此可以見公平生而叅判四昆弟亦以孝友稱  
於鄉黨宜其享祉無疆而子孫之盛如是也銘曰  
公行之醇在家而恂恂乎而公言之確在廷而諤諤  
乎而既柔而剛德之將我誌公墟無媿書

孝子通訓大夫行比安縣監朴公墓碣銘

昔先府君每與家子弟論人行誼必稱朴公為孝子  
明漢時幼少固已習聞而心敬之及癸亥反正初聞  
南中人士皆稱公治縣為一道最至臺使者 上聞

白洲集卷之十七  
以褒余於是益知朴公行誼不但孝於家也今其孫宗岳震岳狀公平生徵余言銘其墓噫余公洞人也世義有不可辭者且余待罪太史記忠臣孝子之行職也按狀慶州朴池上之後四代而曰瑀封屏山君屏山即比安子孫仍居焉曰宗柱曰允甫曰漸代有衣冠曰瑞生受業冷隱門入我朝登文科位吏曹叅判選清白吏喜直諫退老善山以詞翰名曰瓌叅奉曰信元郡守與其弟孝元筆法齊名實撰海東名跡生諱綱慶基殿叅奉生諱繼仁宣教郎亦工文筆是公曾祖考祖考也生諱希聖朔州府使 贈左承

旨公之考也操身有法友愛天至夫人李氏宗室青海君彩之女亦賢有婦德先府君嘗記府使公墓以表之以嘉靖己未十二月十四日生公諱某字子瞻十四遭李夫人喪是年冬府使公得風病公扶服侍藥日夜顛天御醫許浚尤甚問藥者填門不見面公每日必雞鳴往叩號泣哀慟浚感公誠孝誠其僕曰朴某孝子也寒節久立門外恐傷損必先處溫房即報我母滯遂終始往來看護府使公病得瘳聞者莫不感歎繼母閔氏初不察公誠孝後乃感而化之愛公如己出壬辰亂府使公在朔州任所公奉閔氏向

西閔氏路得瘡公負而行之公前配朴氏當暑抱子  
女亦徒行公不暇顧閔氏瘡遂愈而朴氏病暑痢以  
歿丁酉奉閔氏還揚州舊庄躬販賣供旨漚壬寅府  
使公病復作甲辰轉甚公斷指和藥以進病又得瘵  
是年 朝廷錄公孝行除 獻陵叅奉丙午換孝慶  
殿以親病辭冬府使公竟卒葬祭一以禮三年啜粥  
不脫衰廬于墓側朝夕省拜雨雪不廢一日野火乘  
風猝至將及墓公獨身哭擗仰天而號之忽風反火  
止鄉人異之公事繼岳庶母愛敬俱至事有不可必  
和顏以諫諫不入則勉強行之京外鄉里交薦公孝

行 賜旌閭事載三綱行實庚戌又以孝廉薦拜歸  
厚別提辛亥以清白吏子孫超授東部主簿俄拜司  
憲府監察癸丑始遷拜新寧縣監按使聽權臣言謀  
奪土民臧獲又使其昵者防納縣貢物公皆持不從  
按使怒置下考遂寓居忠州見時事日非杜門屏跡  
無意於世人有勸公為親強仕者公笑不答癸亥  
上改王即除此安縣監為政簡易流民盡還 御史  
褒以約已平民 上賜表裏嘉之鄭公經世自尚州  
還朝 上問道內守令誰最賢經世獨舉公以對乙  
丑病卒于官年六十七縣老幼號哭盡境以送祭奠

至塞路十月二十七日葬積城慶新洞午向原先塋  
側也前配錦城朴氏左議政嘗七代孫元男之女葬  
于揚州治北鵲洞艮向原西距公墓二里許後配晉  
州鄭氏承旨誠謹三代孫賢慶之女忠孝名門也事  
公無違志朝夕供饋必賣衣裳求異味以進朴氏生  
一女適生負鄭漫漫生一男一女男進士鄭慶演女  
縣令李長英慶演生四男二女長英生五男一女鄭  
氏生二男即宗岳震岳宗岳娶主簿洪濶女生一男  
城震岳娶尹祥元女生一男二女男際側室子曰次  
岳生四男六女男曰嶙峒崦崦公至行根於天性承

家孝友體行益篤寡妹有一女公館而畜之能別而  
恩自府使公至公二世兄弟同居未嘗析產閨門無  
退言少時屢中科試歷試二邑皆有聲績決獄明慎  
滯訟皆歸簿牒之暇輒往鄉校會諸生勸以孝悌學  
問終始不怠縣人至今稱頌之不衰噫公真孝子也  
真賢守令也公之行誼可書如此而其子亦能孝思  
顯其親乃如此此又可書也銘曰

孝公天得人式其間移孝而官國有褒書乃如之人  
兮不愧乎名公名之不愧兮我銘之貞

贈兵書判書李公墓碣

公月城大姓新羅開國佐命功臣李謁平之後羅季  
有為蘓判者麗初有為兵部令者為三韓功臣者為  
左僕射者為推誠輔理功臣三重大匡者冠冕奕世  
入國朝有左相兼掌文衡謚靖順者諱誠中即公  
六代祖也生諱接延安府使生諱赫孫生負生諱塢  
主簿 贈左叅贊生諱自琛生負 贈左贊成生諱  
鸞 贈領議政即公考也娶丹陽禹氏學生聃齡之  
女生公公諱惟一字伯純器宇宏嚴既孤奉母夫人  
盡孝平生財穀無私諸一聽毋夫人施用與昆弟友  
愛析箸無立券人無間言鄉黨至今稱之生於己酉

卒於甲午年四十六配驪興閔氏叅奉德龍之女事  
公無違德一女三男女縣監閔瀨無后男長濯文科  
禮賓正次灑文科司憲府掌令有直言名次漫登武  
科負聞鉞之望方任春川兼防禦使濯生一女三男  
男仁耆仁富仁後女適士人金尚琦仁耆仁富皆有  
一子尚琦有二男三女灑生一男一女男仁實進士  
女士人權址仁實有三男二女權址有一男二女漫  
生一男二女男仁實進士女忠義金琢進士高以厚  
仁實有一女以厚有一男幼噫公早卒無成竟用防  
禦公秩二品恩以武功判官 贈拜兵曹判書閔氏

亦追封貞夫人內外孫多好學其進未已既顯且盛  
斯公不食之報耶

李同知墓表

公諱惟保字剛仲國姓 恭靖大王第十子德泉君  
後也高祖諱孝伯新宗君謚恭簡曾祖諱貴丁莞城  
君祖諱繼壽咸豐都正考諱秀光屢 贈吏曹叅判  
兼同知義禁副總管妣安東金氏 贈貞夫人乃高  
麗上洛君開國公方慶之後副司果彥禎女也以嘉  
靖庚戌十月十八日生公十二而孤金夫人內弟習  
靜閔先生純見而憐之授之以學之郡邑必以公隨

之愛公才行不專以族從也踰弱冠未嘗志于聲利  
晚以伯兄命習舉子業權判書克禮見公對策亟稱  
之導以科程令諸子與游前後屢舉不第辛卯始中  
司馬閔先生惜其屈使之仕臨卒至屬于門人之顯  
者又公所與游亦多名公碩士交口薦譽之癸巳白  
沙李相公判兵曹授公四山監後甲午歲大侵饑莩  
滿城朝廷設賑濟廳特選郎二人委之其一韓公百  
謙其一公也夙宵奉職至誠救活人以為必有陰報  
乙未引儀蕪叅軍即除堤川縣監天將往來侵掠旁  
邑望風驚散公獨曰為守土者離一步則非守也竭

力酬應無不得其歡心東吏撫民恩威並布人士之  
播留者毋問識不識皆存恤之居五年解歸庚子拜  
刑曹佐郎出為平壤判官地大物衆且當兵燹之餘  
宣廟特令極選銓官改擬而授之公公與觀察使徐  
公渚為同抱故人入而壽其大夫人和氣藹然即兄  
弟也出而禮于公衙承事惟恪公私上下之際可觀  
辛丑以病還癸卯拜山陰縣監邑子之假名章甫者  
皆挾仁弘橫甚官不敢誰何公至一以惠文繩之謂  
諸生曰儒豈有不解文者當就其童習者而講之不  
能者非儒也一切汰定鄉任識者快之而謗亦以興

又有大訟久不決者公即決之屈者造譖遂罷歸丁  
未拜司評遷開城都事己酉轉軍器僉正冬拜天安  
郡守郡有宿弊春散粟于吏秋責其息三倍吏不能  
辦民被其害公立罷之郡人白無此無以為郡公不  
為動迺克節其費用經年倉庾告溢至置別庫而貯  
之吏民皆樂又多修飭戎備人勸循例聞報公嫌蘄  
賞不許癸丑公年六十四公以為蔭仕者六十五不  
許外任國法也年迫待滿不亦苟乎即解歸庚申拜  
社稷令冬敦寧僉正辛酉中樞經歷癸亥廣興倉守  
陞司贍副正甲子扈駕至水原老病不能行與二



白州集卷之十七  
子慟哭而訣勉以忠義還都陳疏請罪 特賜慰諭  
丁卯扈往江都秋拜司導寺正己巳公年八十公胤  
子 贈議政公時為禮曹叅判今貳師公為左副承  
旨聯名拜疏以聞 上命陞公折衝俄拜僉知中樞  
是年冬移拜敦寧都正庚午以高年又陞嘉善仍拜  
行都正秋改同知中樞壬申正月承旨公在直廬  
上令內侍傳柑十枚曰聞有老親特遺之公聞 命  
感涕拜章陳謝 批曰卿年老二子亦皆可用故念  
卿如是宜勿謝薦紳傳說謠詠以為曠世異數是年  
又拜同樞甲戌遙拜副護軍此歷官終始也公仁厚

而剛果平生勇於所當為而不當為者雖細不苟嘗  
以仕不及養為終身痛對珍味輒悲滄節日子孫上  
壽公執觴嗚咽遇諱日雖隆寒必澡浴潔齋以盡其  
誠八十年如一日也嘗以內外祖先之祭子孫有不  
能恪奉者別立令式預申戒告窮不能行者公嘗代  
行之閔先生既卒子孫零替不能家公嘗助祭素食  
祭日必夢先生其誠感如此閔夫人之喪貧無以殮  
葬公與門人合力襄奉事伯仲至老不懈仲氏嘗患  
毒癘舉家皆卧公委身烈焰日夜扶而救之仲氏  
與諸姪俱得全伯氏八十一而卒事丘嫂如事伯氏

仲氏老失子公奉迎隣舍有無共之不令以衣食為憂得一菜羹不進不先啜朝夕娛以杯筵仲氏亦八十三而卒而竟忘其窮獨焉有庶姑在鄉老寡無子女迎置于家生養死葬無憾隣戚感歎壬辰變初朝廷議守都城公適為洞任按戶簽丁一無所私一名官怒其子見抄及見公長子 贈議政公名亦在籍中乃媿伏焉與公有舊者以 朝命當納馬而不能辦公有一馬即與之友有死而貧無衣充棺者公脫身所着納之金相應南見之嘖嘖曰寒士乃爾吾獨不能耶白沙連判兩銓里中人無不干囑公最厚而

不一言白沙戲曰子獨無相識人耶以此益重之爾瞻有族分素敬事公及爾瞻擅權公一不迹其門癸丑獄徐公潛以七臣中人被竄徐與延興為連姻家禍將不測公悼良執將死袖 宣廟賜徐公御札見爾瞻而直其冤聞者義而危之後徐公有加罪之論公令子 贈議政公往見爾瞻而探試之一投足而唇舌紛紛公亦不以橫逆介意也屢典郡邑家徒壁立有一奴在畿邑他人認為己奴欲爭訟之公不辨而與之以時友有掌試者收卷時常目公公耻之篇已早就而故久不呈日昏倩人替投行事多類此癸

丑後見時事大變益無意仕宦丁戌之際廢論張甚  
公杜門廢食晝夜悲哭如是者屢日居官先立約條  
犯者必罪不撓堤川有言前乎公者未有過後乎公  
者未有及遂立石頌公於三年之後公之夫人之喪  
堤川人亦聚米而賻可見仁人之澤逾久而逾不泯  
也癸亥初朝廷慎簡字牧之任象村申相公欽以銓  
長擬公州府公謝曰衰甚矣願勿更舉申相從之蓋  
重公而遂其志也公素惡人之外飾而行違者不拘  
於擎跽小節而家居嚴而有法訓子女必以禮雖甥  
孫少婦之來謁亦不以情容臨之子弟有過不以已

長而貸之至其惻隱之篤雖僮使婢御無不軫其寒  
飢而仁愛之被服不喜華羨食有蕪味輒去之既  
贈議政公與今貳師公俱以行誼文章顯名一時公  
與公夫人俱大耋福祿世稱無兩而公輒泣而語子  
孫曰吾少失父母無才與德而三父子俱致位宰列  
至蒙殊錫 聖恩如天無以報矣汝等能盡孝盡忠  
庶無負家國云公與李延陵好閔李延平貴徐叅贊  
潛姜晉昌組俱少時莫逆交而年皆耆耄遂修禊倣  
真率故事序坐以齒與會者十一人子弟隨之佳辰  
令節連軒比駕鶴髮鳩杖輝映於街陌之間觀者望

之如神仙莫不咨嗟而稱艷甲戌三月明漢之先府君出次城西公方病力疾來會歡飲竟夕翌日為送春公又乘輿冒雨而至相與譔呼劇飲賦詩而罷自後公不復出游矣七月重患痢閏八月竟卒于第享年八十五計聞 上特命有司賜賻遣禮官賜吊十月十一日甲午合葬于夫人之封即冠岳少麓下癸向原也夫人以貞夫人 贈貞敬夫人姓高氏大護軍漢良之女先公三歲卒享年七十四夫人仁慈和厚奉先以誠媿公五十九年一於禮無違德公不事生事者素性然也亦夫人之助遂之也別有誌藏之

墓生男女各三人男長景稷文科戶曹判書 贈右議政次景高進士蔭仕為金溝縣令早卒次景奭文科魁重試歷吏曹判書大提學今為守 世子貳師女長適同副承旨朴知誠次縣監尹瀍次察訪崔徽之景稷初娶吳景智女生三男二女男長長英蔭補縣監次起英次正英文科典籍女長適李時中次姜弘益後娶分兵曹叅判李成吉女生一女適尹世昌景高娶金業男女生四女長適沈穗縣監次權克敷次申澄次尹滿景奭娶監司柳穡女生男一人哲英一女幼朴知誠生四男三女男由近由淵由東由寅

女適慶宗早天次閔光燭次李之鎮尹湮生一男衡  
殷崔徽之生四男三女男萬當萬載餘皆幼長英四  
男一女起英一男正英男女各一姜弘益四男權克  
敷男女各一申澄一女哲英二男一女由近男二女  
一由淵男女各一由東男二閔光燭男一衡殷男二  
女三萬當女一皆幼噫公以恭謹孝友之行積于身  
子孫化之皆以孝友聞而二子為世名臣揚顯和湛  
之盛比古之所謂萬石君家無讓焉詩云君子萬年  
福祿宜之公之謂也先府君少公十四歲忘年與位  
契好特深兩家子弟情義如骨肉萬死之餘各抱終

天之痛余與貳師公髮已種種矣今於墓道之托實  
有所不敢辭者謹就貳師公所為之狀而記之如右

洪益山墓表

公姓洪諱敬紹字某南陽人副正諱耆英之子領議  
政諱暹之孫領議政諱彥弼之曾孫左議政沈公守  
慶之外孫也生于丁丑二月夙慧都雅祗守孝謹飭  
躬履矩議政公竒愛之不煩課督而能自底于禮相  
門賓客無不交口稱譽之以蔭為四山監役陞殿中  
綜攝庶務出宰楊口惠靖山氓擢拜翊衛司司禦時  
詔使壓境朝議汰一路守令尸職者簡公為朔寧郡

守有能聲入為軍資判官出守醴泉郡棘棘守法豪  
猾斂手歷翊衛安山郡守漢城庶尹復出為益山郡  
守廢朝政亂列邑皆墨吏公獨簡潔雖連姻宮戚無  
私獻遺時武備廢弛公能節用簡造戎器民安其化  
而官事克舉方伯以最聞褒陞通政亦滿報還公已  
老矣銓官用十考皆上屢擬要地終不利命也退逸  
于南陽先塋下絕意仕宦丁丑考終壽七十三公娶  
都事韓琬女左議政鄭公惟吉外孫也識通古今閑  
禮儀敬宗孝祀訓子女有則一門矜式焉先公十年  
卒生四男二女嗚呼不佞於十年前忝守南陽邑中

耆舊惟公為第一不佞亦嘗屢拜床下詩酒交驩依  
然如昨日事而公之墓草三宿余髮亦且種種感念  
今昔能不悲哉公之婿應教崔公撮公行蹟公之孫  
某日踵門求一言之表願情義有不忍辭者遂流涕  
而志之

先考左議政 贈謚文忠公墓表

公姓李諱廷龜字聖徵世稱月沙先生高祖諱石亨  
延城府院君謚文康曾祖諱渾掌令 贈吏判祖諱  
順長以大奎陞嘉善 贈領議政考諱啓三登縣令  
以文章節義有重名 贈領議政妣光州金氏 贈

貞敬夫人玄軒申相公欽銘其墓公生嘉靖甲子十月初八日中乙酉司馬庚寅文科以史官入侍首被宣廟眷注自翰苑移說書宋經略應昌求見東國文學之士公膺選禮遇異常有大學講語在集中歷吏兵郎專管槐院文書凡有作 宣廟輒賜錦馬褒之至命謄進常置香案自弼善超三資准職執義擢承旨叅知兼槐院副提調備局有司堂上戊戌丁應泰誣本國國內震竦 宣廟席藁待罪公撰辨誣奏宣廟下別教褒陞公為副使至京 神宗皇帝覽奏罪應泰降旨慰諭國誣大雪六朝文武將在本國者

爭赴闕賀必稱公奏好文章復命又陞資錫賚有辨誣錄在集中庚子由戶曹叅判陞判書治 裕陵喪事辦而民頌之後於 穆陵喪亦然辛丑以提學陞兩館大提學大宗伯右叅贊遠接顧崔天使 宣廟臨軒召見脫御貂賜之公辟朴公東說李公安訥洪公瑞鳳為從事官南窓金玄成五山車天輅石洲權鞞石峯韓濩為製述官幕僚之盛為國朝最有東槎錄在集中乙巳以京畿監司特兼纂集堂上修水原竹州山城復設崇義監吾在集中丁未復長慶支戊申光海初為吏兵判復兼文衡為熊天使化館伴契

許特深戊午廢 母后論起公塞門不出兩司論不  
已壬戌起廢為梁監軍之垣接伴使禮數絕等語在  
集中癸亥 反正公據經執禮廢妃喪進議葬祭皆  
以禮語在集中以輔國工曹判書移判禮曹判義禁  
知春秋 經筵後以左贊成貳師特兼兵判後移禮  
曹 特命仍贊成皆異數也丙寅為姜王 詔使館  
伴 詔使待以殊禮有飽聞聲華之語戊辰陞右相  
壬申以揔護使在 山陵病猝劇辭不允俄陞左議  
政兼 世子傳章二十上始釋位凡國家舉措論議  
有得失雖在病告必上章校正皆嘉納又劄進文康

公所撰大學衍義輯略申勸戒 優批賜毛禔語在  
集中乙亥四月二十九日卒于正寢 上進素膳輟  
朝市三日賜謚文忠 王世子親臨吊自初喪至返  
虞朔望皆賜祭具始葬龍仁先塋己卯四月移葬加  
平朝宗縣已向原公歷六部尚書一為吏部開廓公  
道再為兵部多建設三為戶部裕國用紓民力九長  
禮部再主文盟講定前後吉凶變禮及魯山祭式先  
賢祀典箕子立後褒節義伸冤枉屢撰太廟樂章文  
廟崇仁殿 國陵碑文謚冊玉冊教文表箋咨奏揭  
帖大小辭命啓劄俱載應製錄南宮錄四赴燕京六



白川集卷之十一  
二十六  
儋華使中朝人皆尊慕必稱先生至今我國使臣與  
漂海人到中國文人士子皆誦公辨誣奏及朝天諸  
作問公起居 賜祭文有曰詞傳天下名滿海內者  
此也有朝天錄儋接錄在集中文集摭七十四篇行  
于世其未及刊者亦若干卷公平生行誼立朝事業  
文章德望之盛俱載新豐張公維所撰謚狀及清陰  
金公尚憲所撰神道碑且有國乘野史非不肖所敢  
贅焉夫人安東權氏 宣廟朝名臣禮曹判書諱克  
智之女有至行至德宗黨化之事公五十年餘先意  
恪恭常執子婦之禮身安布蔬尤以儉約自飭生於

嘉靖己巳三月以丁丑二月卒于喬桐寓舍己卯與  
公合葬生二男二女男長即不肖明漢吏曹判書大  
提學守貳師次昭漢再中文科選湖堂為叅判賓客  
女長適文科叅判洪震次適士人鄭玄源明漢生四  
男一女男長一相文科獻納次嘉相中司馬又登文  
科二十二遇丙子亂以孝死於賊無后次萬相進士  
次端相女適徐文尚昭漢生四男四女男長殷相次  
弘相有相皆進士次翊相女適金壽一次適尹抗餘  
幼洪生五男四女男長柱元尚貞明公主封永安尉  
次柱後柱臣皆進士次柱韓柱國四女適持平李俊

考縣監李時術李恒鎮尹堦鄭生二男一女幼內外  
曾孫捻若干人

先妣貞敬夫人行狀

大夫人安東權氏考諱克智 宣廟朝禮曹判書經  
術儒雅剛方簡潔為世名臣妣完山國姓兵使頤壽  
之女以隆慶己巳三月生大夫人判書公無子愛之  
特甚而大夫人自幼性勤敏不待師姆訓飭課學不  
輟組織女紅之暇如內則女史孝子烈婦嘉言善行  
有聞輒誦判書公專以家秉授之資業清貧既貴逾  
益旁落大夫人總筭之年能經紀調畫百為井井判

書公用忘內顧判書公於皇祖 贈議政公為莫逆  
契先府君早有大名一時貴顯家爭請授館議政公  
為與判書公有待歲之約遂以辛巳日日成聘禮大  
夫人時年十三歲執笄之日禮容閑整折旋中儀內  
外宗黨嘖嘖驚賞議政公喜甚謂先府君曰吾今日  
受人賀不覺著代之悲也大夫人竭誠志物之養事  
先府君敬恭唯諾如子弟之奉令承事平生未嘗亢  
色均禮雖既老且尊自奉一如寒素菲服薄食常人  
所不能堪者大夫人即安之曰此吾志也汎愛樂施  
鄰戚之貧無資者來歸如赤子仰乳履常滿戶待之

無薄厚人人各滿其意乃已先府君愛客客至無大小必命酒食大夫人心手具以供未嘗告耻先府君不事家事位極人臣家無宿貲朝夕或不免丐貸而處之怡然大夫人先意順義不以窘色見尤兢兢辭受之際毫毛不苟先府君屢處銓要而請托不及於門雖歲時餽遺必問所從來如何訓子弟亦以是先府君晚節多疾大夫人晝夜躬侍湯藥以至廁牖澣濯之役務稱先府君之志未嘗使人替勞每遇先諱必齋肅躬辦坐以警曉至議政公諱日常謂不肖孤等曰汝等雖長亦何及乎尤以不及逮事皇祖妣為

終身之痛進饌哭泣之哀隣里聞者皆感歎焉常慕張公藝九世同居遇親戚燕會子婦侍坐必誦其文喻其義一第早寡鄉居大夫人迎至同居一味未嘗獨飽兩家婢僕無彼此別壬辰之難先府君奉議政公間道赴行在大夫人隨至抱川山谷同行因虛警逆竄大夫人自墜千仞絕壑翌日先府君回至壑底見半壁適有樛松罅掛得免良久乃甦丁酉自海州還京渡碧瀾中流覆船一船人皆溺死大夫人衣裙為風所掣出浮水面因不即沒不肖明漢時纔三歲大夫人一手抱不肖終始不釋賴它船來救母子俱

得不死積善積德之報若有天助而不肖等罪大惡  
極禍延怙恃先府君下世未再暮又遭江都之變大  
夫人天幸得脫竟因門禍慘烈悲憂成疾以丁丑二  
月初十日卒于喬桐之村天乎天乎大夫人之在江都  
聞變一島崩潰不肖孤等欲先奉避大夫人以吾家  
大族不可先動及事已無可奈何欲自決者屢焉不  
肖昭漢得脫虎口而還大夫人執手而泣曰汝妻與  
一相之妻皆死於節嘉相亦以孝死死無所愧何恨  
云不肖孤等殞裂迷塞不能詮次一二只錄梗槩如  
右

白洲集卷之十七

白洲集卷之十八

神道碑 碑陰記 碑

延陵府院君李公神道碑銘

忠勤貞亮効節協策扈 聖功臣輔國崇祿大夫延  
陵府院君 贈謚文僖五峯李公之墓有幽誌而無  
顯刻其大胤延川君泣而屬不佞明漢曰先人不朽  
之業子之先相國嘗許之子其以先相國已許之者  
終惠之即先相國惠也不佞俯首流涕小子何敢任  
也不佞始學語已聞有五峯李公嬭人孺子皆誦其  
文章不佞已心艷之及聞先府君之詔輒曰五峯天

才也不佞益心艷之既成童不佞操所習為詩若賦者拜公於松峴草堂公憐之撫頂而賜之教且賜公所著拾遺錄者一編不佞退而伏而讀之愈益心艷之及後游白沙李相公之門不佞以心所艷之者問之相公相公曰汝不見其盛時尔五峯天才也不佞又愈益心艷之先府君每與公驩兩家子弟周旋於筆硯尊俎之間四十年如一日也先府君有志而未就者小子何敢任也小子何敢任也謹按延川所為之狀公姓李諱好閔字孝彥五峯其號也晚年又號睡窩唐中郎將茂副蘇定方伐百濟仍留延安遂為

延安人至麗季有諱係孫位典書於公為八代祖諱未丁禮賓少尹 贈延城府院君諱淑琦戶曹判書再策勲為敵愾佐理功臣延安君諱世範弘文修撰贈左贊成公之高曾祖祖考也贊成公無子取從兄教授公第二子延善公子之即公考也諱國柱伊川縣監 贈領議政追封延善府院君妣比安朴氏司直某之女 贈貞敬夫人皆以公貴也公生而穎悟絕倫六歲已受書七歲就傳通經史嘗一覽二百人榜名閭記不錯夙慧如此十八謁退溪先生於陶山已卯魁進士聲名藹蔚粟谷李文成公儋華使公以

白衣選為幕屬辭不赴癸未魁庭試翼年釋褐探花  
初授成均權知蘇齋廬相公薦公才任辭命遂拜注  
書 宣廟嘗臨筵問字義講臣皆不能對 上謂公  
聞爾富文學為我言之公辭謝對釋甚悉又對巢車  
舊制 上大悅之俄薦授內翰賜暇書堂 教曰此  
人奇才也培養不可拘常規 命脫禁直專意學業  
再魁文臣庭試陞資凡有應製輒居冠賞賜便蕃人  
榮之丙戌弘文著作預校正廳四書考証之選選知  
製 教轉修撰正言持平校理壬辰拜天官郎陞應  
教典翰執義春坊兼司書槐院兼校檢校理叅校隨

秩例帶專界文書又兼藝文應教皆為公初選也是  
年四月倭警猝至公扈 駕西幸泣與大夫入訣至  
博川賊鋒漸迫公贊西厓柳相請行龍灣 上將渡  
遼簡願從者公泣曰臣既忍絕裾願執勒効死 上  
為之感歎其冬 天子命李提督東援提督檄偏師  
欲往嘗敵朝廷懼賊怒益充斥公匹馬赴遼陽請濟  
師以圖萬全提督感公血誠從之遂成平壤之功初  
賊遺謾書脅以同送犯順 上會群臣議其答公贊  
據義逆折中朝覘知之遂即行天討時上奏下諭文  
書旁午大小結撰皆委公手天將黃應暘募國內遺

民臨行遽請諭檄公承 命立製以進又嘗撰罪已  
教語甚悲切遠近聞之莫不流涕世譬之興元之詔  
李提督既破賊朝廷將奏捷時宋經略應昌亦方柄  
兵各欲歸功於己公兩推而俱獎之宋李見之皆意  
滿擊節歎曰東國有人也於是擢拜同副承旨朝夕  
昵侍左右 上常呼職而不名之石尚書星以兵興  
既久天下勞費欲許倭款廷議亦厭亂有依違者公  
獨曰此讐天不共戴 殿下與之講則何以歸謁  
宣靖兩陵 上厲聲曰終始不為賊屈者惟我與爾  
俄陞右副承旨奉朝旨候李提督于松京仍請省大

夫人於信川許之及遭喪 上諭一路歸葬亦異數  
也公既去而辭命無主管者 上命棄情起復公十  
疏哀籲終不准辭 聖批有曰辭命得失係國存亡  
非爾文辭不能條達事情詞鋒豈下於戰鋒也前後  
慰諭備至己未服闋復拜承旨兵曹叅知大司諫副  
提學或再或四丙申特拜嘉善大司憲駁 王子容  
匿奸狀 上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卿乃言之風采  
可尚丁酉復拜大憲兼同知成均歷大司諫都承旨  
兼弘文提學八月超資拜禮曹判書己亥差陳御史  
接伴使御史卒于軍公護喪至灣三作文祭之文在



白州集卷之十八  
四  
集中復命再疏乞退時議攻西厓柳相波及於公故也 上批曰卿離親從予忠孝足以貫日月豈獨於今日棄予天下有真是非一時過激之論不足數也 十月拜刑曹判書以謝恩使赴京庚子復拜宗伯辛丑顧崔兩詔使來先府君受償接之命留義州五朔詔使不至至壬寅三月先府君以病辭還初 上命極選義州迎慰使公應焉至是代先府君為遠接使還拜兩館大提學癸卯陞崇祿左叅贊兼知 經筵甲辰策功封延陵君禮曹判書七月陞輔國進府院君丙午館伴朱梁兩詔使詔使每稱五峯詞丈甚禮

敬之戊申 宣廟賓天以告訃使如京仍請封典羣小承爾瞻指論公失對擬極律光海始不從竟用仁弘譖罷職俄即叙公既為時輩所仇嫉幾陷不測退處散地形迹孤危而每於朝政闕失賢邪進退之際必慨然言之壬子金直弒獄起公以姻親被逮即釋乙卯仁弘復論公戊申奉使事嗾其黨請遠竄光海寢不下公待命郊外者七年 上改王公以先朝者舊特見優禮甲戌閏八月感微疾卒于正寢享年八十二 上震悼命官庀襄事遣禮官吊祭如儀十一月禮葬楊根郡馬游山之麓兩夫人祔先夫人坡平

尹氏司直文老之女後夫人陽川許氏學生吳之女  
尹夫人生一男景嚴文科嘉義襲為延川君女及第  
申慄許夫人生二女進士宋民古學生姜瓖側室子  
曰景陸景湖延川娶縣監朴台賢之女無子以從兄  
景賢之子命賚為後女適持平金柱宇申慄生二男  
喜祖孝祖公天資特達神采精明平居必晨起盥濯  
冠帶而坐儼若不可干其在家也孝友敦睦常語子  
弟曰早失嚴訓只奉偏慈日夜治博士業覲發身得  
一便養遭罹兵亂終未得守制是吾平生之痛文翰  
選任本非始望勲爵之榮又非夢寐所及也每遇先

忌宿戒白衣三日未嘗見齒少事伯兄叅判公愛敬  
俱盡悼其弟昌城公早殞撫諸孤如已出親屬之貧  
不給者皆待公以舉火鄉士之客于京者屢常滿戶  
外既用文雅受知人主位躋一品勲封上柱國餘三  
十年臧獲不增一指家人數米而炊公處之晏如或  
勸經紀先業則曰吾已老何用枉費心力其在朝也  
思進忠補過之義執義金順命論臨海橫恣上大  
怒面斥之公涕泣救解上遽曰卿言是也予亦悔  
恨甲辰元日白虹貫太陽上劄論修省之道俛累千  
言嶺南儒生詣闕明晦齋學術之正公請設科慰遣

辛亥冬鄭蘊直言補外公上劄極論之且言前言事  
忤旨者如金玘以先朝舊臣七十之年崎嶇嶺海  
之外沈諱自銀溪移補鏡城李竣論事不合一舸南  
歸必擬之邊遠政官之迎合上旨如此此非但不  
敢矯其非也光海皆不報其待小人甚嚴嘗以書雲  
提調奉胎室往大丘路過仁弘居仁弘掃室以待公  
惡其為人終不問仁弘之憾以此也其飭躬約而方  
平生不喜服羨宣廟嘗謂公曰筵臣皆衣文綺卿  
獨不然予甚嘉之仍舉御衣眎之乃綿布襖也左右  
皆慙謝廢朝末名在刑部籍者多行金請贖或者餽

公循俗勿示崖異公笑曰老詩受恩過厚垂死之日  
奚所復望其志尚槩類此也少與白沙李相善戊午  
禍李相謫關址公作詩以訣李相亦和之詩出而四  
方爭傳誦之晚節屏居南山之南有園池花木之趣  
左右圖書吟嘯自適客至必命酌風流蕭散又與一  
時諸老做洛社耆英故事皓鬚厖眉肩輿來往人望  
之如神仙中人公之文章出於天才文原於六經而  
尤得力於論語詩以氣為主而豪逸不事繩尺霞輝  
星燦讀之常恐易盡雖有不成篇者亦譬之青鳳一  
毛高文大策載之國乘尺牘小韻造次揮洒者必有

一語驚人皆藏去而琢之先輩已有定論小子何  
敢贅言有遺集若干卷行于世噫公之初歿也小子  
承命實撰侑祭之文今又紀公羨門之石自知蠹管  
之見不足以盡公之大而然其先後狀公平生者皆  
得於先輩者此實先輩之言非小子之言也公嘗謂  
小子以可教九原有知未知當公心否也銘曰  
昔在先朝文教蔚興作者彬彬鳳翥龍騰偉歟我  
公夙聞鴻名名于學宮孰與公爭升之藝苑 上曰  
奇材有問即對天笑為開特暇蕃錫恩遇異常政事  
文學華聞日隆國有大難駕幸西陲小人有母義不

顧私磨楯草奏倚馬馳檄忠臣雪涕悍卒感激乃贊  
宸猷乃動 帝聽乃成天討 王返于京乃擢喉舌  
乃長臺閣侃侃論事義正詞直我創辭命我又潤之  
禮我典之賓我儉之勲有錫土文則提衡五彩之章  
六律諧鳴中罹否運格人皆遜七年于野亨以慶困  
聖人中興首應訪落胡不憖遺遽喪耆碩有嗣而孝  
不隕厥羨有書而傳厥施無止馬游之東一峯特新  
萬古瞻拜如見公神

刑曹叅判休菴金公神道碑銘

黃海道觀察使金公晦而氏以清陰金尚書所為之

狀乞其先府君叅判休菴公之銘曰吾兩家世有兄弟之義非子莫可銘我先人明漢拜而受其狀狀曰安東之金遠有代序新羅未有以古昌郡城主助兵麗祖報仇甄萱封太師廟食古昌者曰宣平此為鼻祖古昌後改安東子孫遂為安東人太師之後四百餘年蟬聯襲慶入本朝有諱某中顯大夫判典農正三世而至司憲府掌令諱永銖公之高祖考也掌令之子曰平壤庶尹 贈判書諱璠 贈判書之子曰郡守 贈左贊成生海贊成公有三子其仲曰軍器寺正 贈吏曹判書諱元孝娶完山李承說女 恭

靖大王子謹寧君之後也以嘉靖辛酉五月十一日生公諱尚窩字汝秀休菴其號也幼服嚴訓不出家庭孜孜進學稍長遊學宮所試輒居冠其曹偶莫敢望焉弱冠舉發解第二名栗谷李文成公掌文衡亟稱之名聲由是益著壬午中進士乙酉丁母憂以善喪聞制畢益刻苦讀書恒至丙夜不輟羣從弟從而肄業者寐間習聞公唔伊聲亦能不窺卷而誦其文字庚寅登文科選槐院壬辰故相沈公守慶建義湖西討倭辟公為從事幕畫多出公手沈公甚重之癸巳赴 行在薦授承政院注書俄移藝文館檢閱陞

待教時倭屯據海濱 朝廷憂其再窺將復請天兵  
遴使臣事機危急人多憚行 上引問諸臣誰可往  
左右無應者 上意不豫公方弭筆記注乃出自請  
克下价 上喜甚即許之竟以史不備官不果行然  
上意固屬之明年陞奉教轉兵曹佐郎移禮曹又明  
年還兵曹每銓注 批下未嘗捨公而他人也朝廷  
設三路 御史擇號剛直人公與選按嶺東廉得犯  
法吏吏即用事大臣私人反嗾臺官劾公 上察其  
狀竟罪犯法吏以直公未幾拜靈光郡守郡素劇且  
近賊籍言需材越格而授之實庶事者擠之也公不

少見幾微悉心營職三年政成鉅強戢奸米益克溢  
課為一道最丁酉賊逼湖南沁海州郡皆易以武吏  
公為方伯從事又被麻提督僨使辟召隨往嶺南島  
山之役常在軍中明年陞軍資正改司藝又改內贍  
正克湖南調度使餽 天朝水兵已亥還 朝復出  
牧公州屬修州山城方伯開營征輸保障左右交責  
前任者皆以能選而至輒敗去公至安集而撫摩之  
惠愛周洽不數年流逋盡歸百弊修舉體臣與道臣  
臺使者相繼上治績 特命增秩賜書褒美壬寅以  
病解歸大臣薦授四道調度使出入關嶺二湖險阻

經數千里得粟數萬石軍食裕而民不病焉三歲乃  
還旋有海州之命宣廟念嘗駐蹕之地必欲惠  
賢侯以慰其民銓選者皆不當上意三易擬而竟  
畀公親舊愍公久勞於外勸以病辭公蹙然曰出身  
事主夷險皆吾分也勉赴官州田政久不綱吏假  
手上下豪右詭免單弱偏困公籍而整之徭賦始有  
挈法蓋久而人人便之至相謂曰金侯之恩世世不  
可忘也明年免歸秋拜竹州州亦有山城又當湖嶺  
孔道非文武才莫可故也戊申拜同副承旨陞左副  
以千秋使朝京師還拜右承旨轉左承旨皇帝遣

太監冉登降冊公掌禮周旋無闕進階嘉善擢都承  
旨遍為同樞燕副揔管明年進嘉義拜刑曹察判兼  
同知春秋義禁府事時首僚在外公代署曹事讞決  
平允人稱之壬子丁贈判書公憂過毀善病應犀  
獄起鄭浹誣引公父子公方困篤心中不甚了了倉  
卒被逮光海親加嚴問公對簿語不能無少失次是  
日觀公之事者皆知其疾病迷亂而誤聞者反摘訾  
公以非情既得釋病益甚殆不起服闋杜門不與外  
事不與人往來或有問者亦不自雪墨墨如也惟作  
詩以見志戊申奸臣請廢母后百僚怵迫奔走公不

白州集卷之十一  
十一  
詣列光海問金某曷為不察奸黨有與公同里者備  
陳禍福強趣之公不聽又庭議可廢不可廢病者令  
在家議公終不議後詔使至銓曹以公克迎慰使光  
海怒曰不庭造者可使償乎廢棄不錄者十有一年  
癸亥 反正言者追咎已事坐謫吉州丁卯量移牙  
山癸酉大赦許自便乙亥蒙 恩入都八月二十九  
日卒于家春秋七十有五夫人李氏縣令天祐女篤  
於孝順仁於宗族女工婦事不懈而敏使公自安於  
貧約之時以遂其學者皆夫人助也先公二十三年  
癸丑卒墓在判書公兆後酉向之原至是與公合葬

舉二男一女男長光煜即觀察公次光煒振威縣令  
女適叅判尹履之觀察一女適判官李權縣令四男  
三女男長壽翼弘文校理次壽箕次壽一為觀察公  
後女適宗室豐萊君滌餘幼叅判八男一女男尹  
坦郡守次塌縣監次埴天次塌縣監次坵監察次塏  
判官次城進士餘幼女適承旨宋時吉內外曾玄孫  
七十二人側室有三子光焜光煉一幼公內行修飭  
事親無違志庶母性難事曲意承奉終得其歡心居  
官斤斤故常不喜矜飾以賈過情譽至於一切利害  
便否奮然自伸雖嚴上官不能奪其理束下不已嚴



而聰明剛斷為吏所畏憚將赴公州也州候吏用故事嘗試茹吐書大歲王三字先報之州人大驚至今傳說云自少儉約至顯無少易食無兼味衣服車馬取苟備而已性嗜書手不釋卷晚好通鑑綱目手抄二十卷目曰綱鑑要略見者歎其精要在吉州足不出門有問業者引而善誘屢常滿戶州人子弟稍彬彬向學矣後聞公喪皆致千里賻噫公早以文進華聞甚盛及歷試內外所至皆有善聲既負用世之才思有以所長自見世亦知其才且練事堪重寄而坐不依形勢之途身名在通塞間不幸遇災踰而不振

卒困謗語坎壈以歿人固惜其無終而子孫享有其祉方進進未已斯所謂不在身則在後公何憾焉悲夫銘曰

氏於古昌太師始闡代生名碩奕矣冠冕公亦早奮群從並升內選外調名以實徵我有者才其命則那匝地機穽彌天網羅一跌以終誰不公悲有子有孫能食其遺既孝且顯嗣慶無止我書于石質之君子

戶曹判書俞公碑陰記

詠之子曰郡守大衡曰 贈吏曹叅判大儀生負朴好賢涵之子曰監察大倣曰文科正大備曰文科郡

守大儼曰大儼曰僉正大備曰縣監大佑縣令金滋  
右議政沈悅公內外孫行也曰長曾曰文科都事好  
曾曰文科觀察使省曾曰世曾曰縣令希曾奉事李  
浩然進士沈基生貞柳釋叅軍申弒文科都事邊孝  
誠幼學孟昭朴安節牧使朴安禮都事朴安行十餘  
人泳出也曰孝曾曰友曾曰悌曾曰質曾曰貫曾曰  
部將貴曾曰進士景曾曰文科正學曾曰叅奉養曾  
曰縣監勉曾曰爾曾曰後曾曰得曾曰昂曾曰企曾  
曰次曾吳以寬蘓荃權嵐文科判決事李堪文科叅  
判李尚信文科縣令金善餘李益亨縣令金毅立縣

監李崇義都事尹仁溟李皞縣監任振崔義源叅奉  
柳荇韓守良金大觀文科正趙希進文學柳鞞柳廷  
赫察訪閔晉亮文科沈熙世崔進源十餘人涵出也  
公內外曾孫行也曰檄曰柳曰枕曰佐郎棍曰校理  
檄曰楮曰櫨曰檀曰權沈世清李再柳喜昌樂昌邊  
以寧以泰朴承任承儒教授朴承仁進士朴承休叅  
奉朴承健進士李東稷吳正蒙任允錫金瑞龜十餘  
人泳出也曰杙曰柵曰縣監摺曰撥曰宣傳官摘曰  
進士集曰進士黎曰說書祭曰棊曰彙曰彬曰楹曰  
檀兵使高弘建判官吳燦文科僉正李晉英安淑尹

又進金坤寶縣監李志裕別坐尹程安應寅金得寬  
李慤李泰培直長姜添慶申暹文科叅議吳靖縣監  
李元龍任景述金鼎黃尹衡翼韓復一李涌別坐李  
惟清博士尹衡志柳燦崔璉李惟樑韓楹崔尚淹金  
自躍韓截金自珎沈儒弘韓信趙世馨時馨文馨尹  
元卿柳東碩東振進士申最 宗室烏城君長漢十  
餘人涵出也公內外四代孫行也曰炯曰煊曰炫曰  
燧曰炆曰燦曰炅曰崔必大進士李程文科執義李  
炷進士吳挺奎公內外五代孫行也吁振盛矣先  
府君晚多疾倦於酬應凡有文字之求者皆謝遣獨

觀察公日踵門持狀而請先府君既感其誠孝而又  
觀察公之子佐郎槐氏嘗問學於先府君情義有不  
忍辭者遂許之此其文也公之沒已七十年內外孫  
甚衆不能究載於文別為陰記將刻之碑後石役未  
及就而丙子之亂作兩家書籍十不能保其一今者  
觀察公使其子槐檄兄弟致言於不肖曰先相國日  
星之文今將上石而陰記則失於兵火不得不屬之  
子矣不肖流涕而受其牒記之如右

鞭羊堂彥機大師碑

鞭羊堂大師既滅于香山內院其大弟子義信釋敏

說清即具師始卒行蹟為狀冒風雪南走千里至京  
謁余曰吾師西山之法嗣也吾師為西山請先相國  
文已銘之楓岳矣今公又銘吾師即吾空門世世受  
相國家賜喻結無窮也吾師法諱彥機鞭羊堂其號  
也俗姓張竹州人珀之子母李夢懷日月而妊吾師  
以萬曆辛巳七月生幼從玄賓大師受具戒稍壯歸  
西山盡傳心法遂南遊徧參諸禪長老以克其學或  
住楓岳或住妙香開堂講法廣演禪教從而悟解修  
持者不可勝記甲申五月初十日感微疾以化法臘  
五十三臨化付囑明徒顏色不變既化異香滿室越

七日茶毗得頂骨火叢外弟子等悲慕涕泣齋誠三  
晝夜獲銀色舍利五枚已於普賢南麓巖之石鍾又  
將即楓岳對刻于西山碑後既具石矣敢請仍跪起  
不已噫汝等亦可謂隆於所師者也記余侍先府君  
時見汝師來乞銘瑩眼秀眉神彩溢發聽其言知其  
行後十餘年余受關東節入山長安表訓間有一寺  
名白華即汝師為西山新創也寺之址有碑若塔相  
向立與眾香諸峯爭秀拔皆汝師為西山建而碑則  
先府君文也又五年而至于今余又為汝而銘汝師  
將與汝師所建者而三之此似非人事之偶然而然

者余故不得辭焉銘曰  
內院之庵兮師之師同入寂也白華之石兮師與師  
之師同記蹟也香山楓岳亘萬古而長存兮師與師  
之師同流名於無極

謚狀上

左贊成鄭公謚狀

公東萊鄭氏諱大年字景老高麗左僕射穆之後有  
諱矩事我太宗為議政府贊成事謚良節生諱善  
卿 贈戶曹判書寔公高祖也曾祖諱程 贈戶曹  
叅判祖諱元耘 贈戶曹判書考諱奎藝文館待教

贈左贊成妣居昌慎氏 贈吏曹判書克正之女也  
以弘治癸亥九月生公聰慧異凡兒十一而孤母夫  
人教養有方及成童學于舅慎判書恭簡公居寬恭  
簡長公數歲而公事之如嚴師篤志力行業日以就  
人知終必大成也嘉靖辛卯中司馬壬辰二月魁庭  
試時 貞顯王后之喪未畢雖 命賜花而公不遊  
街尹殷輔為相為其婿大設慶席悉邀文武科公獨  
不赴初授禮賓主簿轉監察克書狀官清白自持趙  
文節公元紀公外從祖也曾奉使至燕以廉潔見稱  
至是華人聞知公為文節之孫益歎其門風癸巳歷

刑禮兵三曹佐郎甲午除慶尚都事拜辭日 特除  
持平尋適為典籍時恭簡秉銓法不當調遷以公合  
於風憲特 啓復授持平公才兼文武尤長於吏事  
刑曹囚有犯造印誣引所惡者公察色而窮詰之囚  
乃欵伏誣者獲伸每遇公於路輒拜泣曰微公神明  
吾死久矣前後屢掌獄訟所全活甚衆有 闕內直  
卒替食還門已閉卒從北門入為守者所覺將論死  
公心憐之未久入叅 啓覆反覆陳達竟得不死其  
用法專務平反多類此正郎兵刑工戶四曹於兵則  
三焉屢拜成均館直講侍講院文學復再為持平又

薦玉堂都堂金安老為相以公不附已輒沮之丁酉  
三凶伏罪收召耆喆疏劄多出公手未幾超掌令戊  
戌為副校理校理遷檢詳舍人歷弼善司僕正轉執  
義駁內親濫貂者俄 特移宗簿正自癸巳至辛丑  
常帶春秋館槐院兼官復入弘文館為典翰直提學  
辛丑春 特拜同副承旨冬陞都承旨壬寅拜大司  
諫上劄請恢言路言甚剴切冬以進賀使赴燕還拜  
工曹叅議副提學甲辰復為都承旨時有 旨封尹  
元衡妾夫人公憤而故遲之同僚時其無而行之適  
為刑兵曹叅議丙午出按海西丁未瓜滿還朝當奏

守令夏課有一邑宰船運官米賂尹元衡公將置下  
考元衡見公力請終不聽歷刑禮兵叅議復為都承  
旨壬子夏特拜右尹秋為養乞外拜楊州牧使籍  
軍救荒盡心經理庭絕冤訴道無殍殣癸丑拜京畿  
觀察使上問公民瘼公首陳畿民困於士夫喪葬  
之後上諭八道皆禁之楊民追感公惠立碑頌德  
公使人跽之公適州人竟復立井浦萬戶姓咸者曲  
事元衡公啓黜之元衡大啣人危之甲寅入為同  
樞兼副揔管俄拜嶺伯大臣啓言公忠誠勤敏南  
服之寄無出其右但老母在堂勢難遠離上許適

復以同樞歷右尹戶曹叅判遷大司憲李戡附托李  
樛助成氣勢公欲論其驟陞戡輦陰構虛辭以中之  
由是坐罷乙卯十一月也自是十年之間樛與元衡  
迭執國柄欲大加罪於公而公持身正直無纖疵可  
指常置之閑散或出之外未嘗一日安於朝丙辰為  
同樞丁巳戊午為左右尹己未為清州牧使辛酉為  
同樞壬戌為鐵原府使佛教方盛寶蓋山僧奉內  
旨欲奪民田公不許甲子夏適為上護軍秋丁母夫  
人憂守廬三年朝夕上塚雨雪不廢丙寅服闋尹李  
皆敗復拜公大司憲丁卯為刑兵曹叅判復為大司

憲冬遷吏曹參判戊辰春 上臨筵問誰可為六卿者左右咸薦公 特拜漢城府判尹旋拜戶曹判書六月又拜大司憲七月適授判尹都摠管己巳拜兵曹判書冬適拜戶曹判書庚午拜吏曹判書辛未適拜禮曹判書七月復判戶曹壬申以知樞 特陞一品為右贊成兼判義禁六月超拜議政府右議政言者承年少意論公嘗附安老之黨公曾為持憲論安老至請遠竄絕島謂附其黨誠架虛也柳眉巖希春以副學在玉堂歎曰鄭某正直人也不意今日為後輩狙擊臺 啓之不公於此益可見 上以公老成

允宜輔相不允臺 啓仍問大臣大臣 啓公踐歷已久持身清儉知大體有宰相風餘所不知也臺啓架虛之說不敢復舉而 上料公不安久乃勉許七月適為知中樞政府請出贊成 上曰鄭某雖改議政仍任贊成有何不可而請出他人乎 特還拜焉兼帶如舊然公終不拜 命適授知樞公位至宰輔而近畿無庄墅可往惟廣州墓側有數椽齋舍實公居廬時所構名以思庵以寓追遠之誠者也遂退居於此絕意京洛若將終身癸酉聞恭懿 大妃弗豫立促駕入城 大妃平復公亦還去甲戌冬 大妃



復不豫公又促駕入城乙亥正月 大妃上仙公縗服隨班三月兼都檢管六月復拜右贊成蓋待公虛位者三年矣公累懇乞免 上不得已改授判敦寧九月拜吏曹判書國朝拜都憲及銓長者例於肅謝日必先辭以不敢當不許然後乃出公謂是近偽前後拜皆不辭而出翌日 上親政命公進前溫諭曰卿近來無恙肅拜後辭免例也而卿獨否焉予知卿質直矣公解銓而 上亦罷親政其倚重公如此十二月移判中樞丙子七月又授吏曹判書八月拜左贊成兼判義禁知 經筵事丁丑三月病辭移判敦

寧六月復為左贊成十二月病適為中樞戊寅四月復拜左贊成七月復判吏曹辭移判樞八月又拜吏曹時相位有缺朝望咸屬於公十月初八日以微疾屬續享年七十有六計聞 上震悼命進素膳仍下教政院以示悼惜之意輟朝市二日賻賜特優喪葬皆官庀之中外聞公之沒皆曰賢宰相亡矣十二月初九日葬于廣州治南陰村甕亭山之原公儀觀秀偉宇量宏大忠懿而剛方寬弘而莊栗持身清儉奉職恪勤幼失所怙奉母夫人能盡志物之養年過耳順服事彌勤及遭喪易戚俱盡終始一於禮不懈

白洲集卷之八  
三十一  
祭祀必致其誠又不許弟妹隨俗習設以一妹天撫  
其兒如已出及析先產也令孤姪妻主之已不與焉  
所取者只荒老而已教子弟嚴而有法晚年諸子皆  
登仕籍或有之郡邑者公手書崔玄暉毋盧氏及柳  
玘子弟文遺之勅以無汨於貨曰汝曹當以趙文節  
公為準則也遇親舊甚厚然於饋遺少涉無辭雖小  
不受所識邑宰致米數斛謝曰不敢上負聖恩長  
西銓也里人為邊帥遺毛被公曰吾聞其親老非毛  
不煖即還之待人接物和氣藹然而臨事有執有貞  
固不可奪者居家坦夷若無畦畛在公則有儼然不

可犯之色不威而畏之作州也進上供之物必冠  
帶親莅而封之大小祀亦未嘗使人攝也性雖嫉惡  
而罕言人過對子弟未嘗語及國事鄉族有身隸軍  
保者因踐更至京躬擔行具欲通名門下人皆賤之  
公聞其至即出迎對食仍館置外舍使家奴徃代其  
役其恤窮敦族如此平生不喜紛華立朝五十年飲  
食衣服淡泊如寒士人皆歎服夫人李氏宗廟署  
令仁弘之女孝寧大君諱補之五代孫也先公十七  
年亡生五男三女嗚呼公以忠直之質清白之操歷  
事四朝終始一節履順居正進退以義政事文學著

於國乘遺風餘韻赫赫在人耳目其宿德重望為世儀範卓立確守毅然如喬嶽之偉人也謹採礪城宋公寅所為狀及盧相守慎所為銘而紀其槩略如右以請易名之典謹狀

贈議政府左贊成齊峯高公謚狀

公諱敬命字而順系出耽羅即高乙邦之後也其先世賜貫長澤遂為長興人九代祖諱福林檢校軍器監子諱合知寧州事子諱伯顏左右衛保勝別將入我朝子諱臣傳於太宗大王有替邸之舊恩寵殊異以武班官至戶曹叅議兼判司僕寺事即公之六

代祖也子諱悅早世不仕忠佐衛副司直 贈通禮

院左通禮諱尚志 贈戶曹叅議諱自儉刑曹佐郎

兼春秋館記事官 贈禮曹叅判兼同知春秋館事

諱雲即公之高曾祖及祖考也考諱孟英官至司諫

院大司諫 贈左議政娶南平徐氏成均進士傑之

女以嘉靖癸巳十一月三十日戊辰生公公自髫年

儼若成人叅贊白公仁傑宰南平縣時一見知公為

遠器公少穎異於書讀數遍輒成誦未冠遊京師業

日就一時鉅儒皆慕與交名譽藹蔚壬子司馬俱中

而進士則一等戊午夏 恭憲王臨泮試士公居首

白州集卷之十一  
賜直赴殿試是歲殿試又擢甲科第一初拜成均館  
典籍俄移工曹佐郎己未春拜世子侍講院司書  
庚申春遷司諫院正言夏適授刑曹佐郎移拜兵曹  
佐郎知製教自是常帶三字銜尋賜暇讀書于  
湖堂辛酉春拜司諫院獻納夏拜弘文館修撰尋遷  
獻納轉司憲府持平秋授弘文館副修撰奉使關西  
其還也命寫進公路所製詩冬陞副校理壬戌春  
移病適授典籍夏拜修撰又陞副校理嘗下名畫  
六十二幅命公賦詩寫進特寵賜以褒之公以  
能詩方有聲而顧於名利泊如每朝退劇意竹素以

竟日未嘗造請諸公間癸亥春序陞校理秋左遷典  
籍補蔚山郡守未赴罷還鄉里惟探贖墳典或遊覽  
山水以自娛不見其擯斥之容家食者十九年萬曆  
辛巳始起廢拜靈巖郡守時國家奏辨璿系之誣  
使臣金公繼輝請以公為書狀官以成均館直講兼  
司憲府持平朝京師壬午春復命除瑞山郡守秋  
翰林編修黃洪憲給事中王敬民來頒詔遠接使  
李栗谷珥以公有華國才尉薦從事官拜宗簿寺僉  
正有迫欲代公從事者嗾言官論之李公亦極陳公  
才於朝其論遂寢由宗簿遷司贍寺僉正李公素不

識公一見便敬重開心無間其與華使唱酬用公詩最多癸未春拜漢城府庶尹尋為韓山郡守冬以有文翰事拜公為禮曹正郎公辭不就徑還鄉家甲申夏歷拜宗簿司僕僉正冬拜司藝乙酉春上以公文章不宜沉下僚超三階拜軍資監正時有不悅公者公辭疾不至夏補淳昌郡守戊子坐罷庚寅夏拜內膳寺正大臣於榻前薦公文章拜承文院判校知製教兼春秋館編修官時宰執咸惜公議欲推挽公歛退於時事默然似不能言者秋陞通政階拜東萊府使府濱海倭奴之所館留貨物流聚客商走

集無名之稅沒入之貲未易數計而公廉白自持一塵不染吏民胥悅辛卯春錄光國原從功公亦與焉夏坐罷入京言者方論鄭左相澈或有指公為鄭公所薦者公匹馬還鄉翌年壬辰而倭亂作矣于時公里居光州之村舍聞我軍每戰輒吐烏嶺失險而湖南之任巡察者未有捍衛王室之舉公獨與子從厚因厚謀舉義既而又聞鑾輿西行都城不守公日夜哭失聲巡察聞京師已陷蒼黃罷陣一道人心洶懼公貽書巡察責以後效言多剴切公慟邦家傾覆與羅州人前府使金千鑑光州人前正朴光玉共

圖興復竿尺往復公首決唱義計五月戊子會于潭陽府王果人學諭柳彭老等推公為盟主公非素閑軍旅而慨然登壇不以老病為解因傳檄道內應募者雲集六月己亥公出師潭陽時三路之師潰於龍仁兩湖益搖獨倚公為重公自全州整旅北上次礪山手草檄文通告諸道以達關西檄書所至雖深山窮谷避亂之人無不騰書傳者至有流涕者公到恩津將向尼山聞賊自黃澗踰錦山而郡守敗死賊勢猖獗麾下士爭欲還救本道公亦然之七月庚申公遂移兵瑯山將擊錦山之賊銳士就募者愈衆軍聲

益振丙寅遂部分將士入錦山與防禦使郭嶸為左右翼公先遣精騎數百直趨賊巢為賊所乘而退公鳴鼓督戰士皆殊死戰還蹙賊兵于土城焚城外館舍又以礮延藝城內聲勢甚壯賊冒死突出義軍四面攻圍賊多死傷不敢出會日暮官軍又不肯助戰土城厚完不可猝拔乃退師還陣是夕防禦使遣人約以明日合戰公之長子從厚言于公曰今日我軍得利持此勝勢全軍而返可相機更出以困賊與賊對壘野宿或虞夜驚公曰爾以父子之情畏我死乎吾為國一死職耳是夜賊果謀犯竊出設伏為卒所

白洲集卷之十一  
二十六  
覺翌日丁卯公與防禦使進兵公去賊五里許止陣  
與防禦陣相望公遣八百餘騎挑戰未合賊空壁而  
出先犯官軍防禦管下將金聲憲策馬先遁賊薄光  
州興德兩陣防禦陣望風而潰公為獨當之計令士  
皆持滿以待人忽急呼曰防禦軍潰矣義軍仍而崩  
潰公嘗曰吾則不閑騎馬不幸戰敗惟有一死耳至  
是左右請騎馬而跳公曰吾豈苟免者哉公之麾下  
扶公上馬公旋墜馬馬逸公之麾下儒生安瑛下馬  
授公徒步從之公之從事柳彭老馬健先出問其僕  
曰大將脫乎曰未也彭老遽策馬還入從公於亂兵

中公顧曰吾必不免爾可馳出彭老曰吾豈忍棄大  
將求活賊鋒遂及公竟死之彭老自以身扞殺公而  
死之安瑛亦死之公之次子因厚率礪武士在前列  
出入矢石及軍潰下馬整其部伍在陣死之近縣士  
民聞公敗老少荷擔顛頓曰吾屬死矣哭聲振野軍  
潰士卒不知公存亡稍稍聚集及聞公不幸皆號泣  
而散南中士民識與不識皆相吊痛惜之公以白首  
書生當板蕩之日仗義而起為兩湖倡雖愚夫悍卒  
逃匿林藪者皆聞風爭赴旬月之間義旅至數千人  
蓋公之義色發於至誠有可感動故也公於壬辰春

夏仰觀天象語一家人曰今年將星不佳將必不利然則公固暫於死生而舉義之日已決捐軀之計矣及討錦賊與女壻朴楠書托以家累公之自處蓋素定也當賊之屯據錦山也文武握兵之將逗撓歧路而獨公不計事之利鈍親蹈虎穴與賊血戰亡身殉國雖未能奏捷成功而公歿之後視公進死攻賊者繼起故賊雖屢勝死傷亦過半捲甲宵遁則國家之保有湖南以為他日恢復之地者其功有所歸矣參贊成公渾在行朝極言公忠烈大有勞於王室蓋有見於此也公之體魄潛瘞錦山山中八月某甲遺孤

從厚等乞義兵僧取出公屍凡四十餘日乃始就斂屢經暑雨而神色如生見者咸異之奉還故丘所過百姓嗟唏嗟悼或至奔走而號泣大駕在龍灣之日上聞公舉義而來動容嘉悅授公工曹參議知製教兼招討使賜書勞之書中有節制列邑恢復都城之語時工曹佐郎梁山璠自行在南還上面諭曰歸語高敬命金千鎰願爾等及時恢復俾予得見爾等面目有日也爵命未至公已歿矣十月庚寅葬于和順縣黑土坪之原葬之翌日風雪交作長虹起於墓左橫跨瑩域竟數十里光彩異常人以為忠憤



所感後以卜地不祥己酉年三月庚寅改葬于長城  
縣梧桐里午坐子向之原當公死事之聞也 上震  
悼命贈資憲大夫禮曹判書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  
館大提學知 經筵義禁府春秋館成均館事 世  
子左賓客後加 贈議政府左贊成公之歿也巡察  
因前噉以乘暗行師軍潰而死誣公於馳 啓中殿  
後李廷菴繼為巡察褒公死事之狀則曰高某首舉  
義兵倡義勤王身犯賊鋒與賊血戰不幸軍敗父子  
俱死者始得其實云乙未夏 命有司棹楔門閭辛  
丑秋因門生前監察朴之孝等疏 特命建專祀光

州 賜額褒忠遣官致祭仍春秋祭世世勿絕嗚呼  
此可以觀君臣矣歲在甲午之春 上下諭于全羅  
監司曰聞高敬命妻子在光州云卿令其所在官月  
俸題給但我國公事例不施行此則必着實施行實  
異數也今 上反正之初 特遣禮官 賜祭于褒  
忠祀其賜祭文 若曰予紹寶命思植民倫瞻言忠  
節慨不為臣緬惟南服士之冀北不有敦勸于何矜  
式肆舉愍章庸酌精魂尚冀九原欽我湛恩于時道  
內士夫無不聳動而傳誦焉公嘗自號齋峯又稱苔  
軒公風姿英偉識量宏深嚴重有威悃悞無華喜愠

白洲集卷之二  
不見於色其於屈伸榮辱處之裕如至其臨事又不  
為苟且擇利害計對人未嘗詡詡強笑語而中心樂  
易也平居不言人短子姪或語及公輒鑄責當官簡  
潔平易不以察察為能而常有去後之思及其家居  
妻子至稱貸於人而公晏然不以介懷友愛甚篤家  
故所遺臧獲田畝悉讓其弟而自取羸老荒廢者他  
無玩好惟蓄書史數千卷每手一編即不以寢食廢  
凡三教九流之書皆所精究而明於象數為文章尤  
長於詩不事彫琢而俊逸不群有集五卷一世論文  
之士無不誦其詞而重其名屢典郡府家無時餘之

財身沒之後賴鄉鄰之助乃克襄事雖行藏坎軻祿  
位不彰而為當世所艷稱然世之知公者乃其文章  
才藻之美若其恬於勢利秉心誠實清苦自礪之節  
憂國惓惓之忠則未必盡知之也公配貞敬夫人蔚  
山金氏弘文館副提學百鈞之女丈夫子六女子二  
長即從厚丁丑文科曾任臨陂縣令自喪次起兵誓  
復父讐轉戰嶺外晉州城陷投江而死 贈承政院  
都承旨後加 贈吏曹叅判次即因厚己丑文科權  
知成均館學諭隨公同死於陣 贈禮曹叅議後以  
子傅川原從功臣一等推恩加 贈領議政次曰遵

厚未娶而天次曰循厚辛卯進士以公死事 特授  
司憲府監察官至刑曹正郎次曰由厚因哀致疾服  
闋逾年而歿季即用厚擢乙巳進士第一名登丙午  
文科官為掌隸院判決事女長適光州士人朴楠有  
一男曰忠廉中庚戌進士 顯陵叅奉季適靈光士  
人盧尚龍丁酉之難罵賊不屈伏劍而死孫男六傳  
立傳言從厚出傳立慶基殿叅奉傳霖傳川傳楫傳  
良因厚出傳川乙巳進士乙卯文科司憲府掌令傳  
楫中癸丑生負傳良中丙午進士曾孫男斗一等若  
千人噫公之二子一女皆臨難捐生是何忠孝義烈

之萃於一家也雖其天稟之過人而得之濡染訓成  
者深矣概公生平則妙齡擢殿元步瀛洲儲養東湖  
樹頤頽操觚翰俊聲蔚然則一時固以文人目之矣  
及其懷章補郡低徊外服所至以潔廉奉職平恕得  
吏民心則即古所稱循良其人也國有兵禍蛇豕荐  
食按臣退縮武將奔潰而乃以還里之儒臣非有封  
疆城守之責而提孤軍抗勁賊奮弱批堅誓以報國  
既不效矣則以身殉之父子俱焉比他死節者為烈  
世之日訾薄文人鮮實用者蓋至此而無復措其說  
矣公非一世之全人乎公文章節義卓絕古今昭揭

白洲集卷之十八  
日星不但一國之所景仰實天下之共艷慕宜有易  
名之典以傳示無極明漢方待罪太史論載忠臣死  
義之事職也謹撫月汀尹相公所撰神道之文扶之  
如右

白洲集卷之十八

